十七史商榷

一〇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史商榷

(十)

王鳴盛撰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九

新舊唐書十一

天寶十一載地理

舊地志乾符之後天下亂離瓜分豆剖或併或析不可備書今舉天寶十一載地理唐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注漢西至燉煌今沙州唐土又至龜茲是西過漢愚謂龜茲上脫至字今以意增向來志地理者皆據最後爲定如漢據元始是舊唐據天寶十一載則以其極盛又於河北道末總結一句云今記天寶承平之地理焉但今詳考之舊志既據天寶故其例每一州總敍沿革之下即先云舊領縣若干戶若干口若干其下若天寶領縣有增損則云天寶領縣若干戶若干口若干如無增損則但云戶若干口若干此其例也今其中不合者如涇州舊領縣五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五河南府天寶領縣二十六今數屬縣實二十四而云二十六鄭州舊領縣八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六縣而云七許州舊領縣九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八縣而云七此州多出一縣者因長慶三年又以郾城來屬故也兗州舊領縣八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十縣而云十一青州舊領縣七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七相州舊領縣九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十縣而云十一

北京圖書館藏

魏州舊領縣十三。天寶領縣十。今數屬縣實九縣。而云十。邢州舊領縣九。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九。趙州舊領縣九。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八縣。而云九。冀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九。今數屬縣實八縣。而云九。深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四。今數屬縣實八縣。而云四。滄州舊領縣十。天寶領縣十一。今數屬縣實九縣。而云十一。集州舊領縣一。天寶領縣二。今數屬縣實三縣。而云二。蓬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七。今數屬縣實六縣。而云七。越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婺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觀下文浦陽云新置。則知此少今領縣七一句耳。洪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六。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六。寶七縣者。有分寧一縣。係貞元間分置也。應再加今領縣七一句。江州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此內有一縣係至德分置故也。少今領縣四一句。永州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郴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今數屬縣實七縣。而云八。思州舊領縣三。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四縣。而云三。渭州舊領縣四。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三縣。而云四。此下隴西縣云。漢源道地屬天水郡。後漢分武陽置郭縣。天授二年。改爲武陽縣。神龍元年。復爲郭縣。如此而止。所敘沿革殊不明備。疑或有他縣省併入此縣者。而誤脫落其文耳。洮州舊領縣二。其下但有天寶戶口。無領縣若干字。然數其屬縣實一縣。而云二。劍南道成都府舊領縣十六。天寶領縣十。今數屬縣實九縣。而云十。以上各條。或有因數目字傳寫易誤。遂致舛錯者。或有因天寶以後別有改更。而竟不及者。或

有明著後改之事。而業已概據天寶。遂不復言今領縣若干者。

惟河南道泗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六。而其下又云。今領縣三。臨淮、漣水、徐城。其虹縣割隸宿州。宿預、下邳隸徐州。又齊州舊領縣八。其下言天寶戶口。而又云。今管縣六。併三縣也。淄州舊領縣五。其下言天寶戶口而又云。今管縣四。併濟陽入高苑。河東道河中府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而其下又云。元和領縣十一。又晉州舊領縣七。天寶領縣九。而其下又云。元和領縣八。河北道洺州舊領縣七。天寶領縣十。而其下又云。今領縣六。鎮州舊領縣六。天寶領縣九。而其下又云。今領縣十一。又易州舊領縣五。天寶領縣八。而其下又云。今領縣六。江南東道處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五。而其下又云。今縣六。江南西道宣州舊領縣八。天寶領縣九。而其下又云。今縣十。虔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六。而其下又云。今縣七。道州舊領縣三。天寶領縣四。而其下又云。今領縣五。以上各條雖詳略不同。皆幷言後定地理。則又非概據天寶。眞自亂其例矣。唐有天下三百年。天寶未及其半。安能遂據爲定。自不如新志據天祐爲妥。乃舊志亦似有據天祐者。如河北道景州。歷敍沿革。敍至景福。言領三縣。與現載屬縣正合。卻不言舊領縣若干。天寶領縣若干。而其末則云。天祐五年。領縣六。案之數卻不合。又於弓高下云。景州興替不常。事在州說中。然則領縣六六字誤也。景福、天祐相連。國已將亡。未必頻改。六字誤無疑矣。而體例之亂如此。至河南道鄆州有今領縣十一句。案之實九縣。而須昌一縣兩處複載。豈作史者既誤複載。遂於總說中據誤而再誤乎。近本已

刪去其複。而總說之誤自如也。又有河東道絳州。舊領天寶領今領三者皆無。案其沿革。說至武德四年而止。竟是作史者昏忘遺失一段。又如江南東道湖州舊領縣五。又言天寶領縣五。隴右道河州舊領縣三。其下又言天寶領縣三。劍南道綿州舊領縣九。其下又言天寶領縣九。其數皆合。此則何事重言之。直是草率具稿。不暇淨刪衍字。而且又有如江南東道之福州。天寶領縣八。數之果然矣。但其中有永泰縣。係永泰年分置。又有梅青縣。云是新置。凡他處言新置者。皆謂在天寶後。然則此數雖合。而八縣之建置。實不盡在天寶之前。此又不可解也。而且又有如河西道之西州中都督府舊領縣五。又言天寶領縣五。而案之實四縣。此又不可解也。而且又有如劍南道之翼州舊領縣三。天寶領縣二。數之實三縣。而其中有新置。若言今領縣三。則反混於舊領矣。此又例之窮而遁者。唐制糾紛。史家本難措筆。而舊志疵謬百出。實覺不可枚舉。接戶口云云。此則誤以天寶爲今領。又有劍南道閬州舊領縣八。戶口云云。其下不言天寶。卻言今領縣九。其數合。此下即河北道幽州大都督府舊領縣十。薊、瀛、雍、奴、漁陽、良鄉、固安、昌平、范陽、歸義也。天寶縣十。今領縣九。薊、幽、都、廣平、潞、武清、永清、安次、良鄉、昌平。實九縣。然則舊領縣十。十當作九。此但誤字耳。

舊地志郡府戶口數

舊地志。開元二十八年。戶部計帳。凡郡府二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四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此云開元二十八年。而通典則云天寶初。開元終於二十九年。則開元末卽天寶初。二說同也。郡府數內。

二百、原本與近本同。新書、通典皆作三百。當從之。口數內。四十四萬、原本及新書皆作一十四萬。近本傳寫誤。田數原本與近本同。新書刪去零數一十三畝四字。

唐地分十五道採訪爲正

志唐地理。自當如新書。以十五道採訪使爲綱。排列各州郡。方爲得宜。知者。十五道係開元全盛時所置。採訪使正是統轄州郡至要之官。前此武德、貞觀。制尙未定。不可爲據。固不待言。若肅、代以下。疆域之分割。職官之變更。朝三暮四。棼如亂絲。不可爬梳。馴致懿、僖。天下大亂。冰碎瓦裂。若必欲取最後所定者以爲定。則如何紀載。恐愈覺煩瑣。不成文義矣。不得已而析其中。故以開元全盛所分爲定。實覺斟酌盡善。此其中有三說。以全盛之制爲標目。則可包括前後事。一說也。天寶後既以採訪節度合爲一。則言採訪卽可該節度。二說也。每一道中分爲數個節度。節度雖分。而未嘗不可以十五道名之。則新地志所分自屬精當。三說也。李吉甫所分列與新志同。但於每道中又分各鎭耳。

舊地志敍首既知貞觀分十道。開元分十五道。所列採訪名目治所。皆與新志同。乃其排列各州郡處。則又以十道爲主。何也。且既標十道矣。而其中山南、江南仍分東西。劍南則又不分東西。進退無據。皆非是。若隴右之後添出河西。注云。此又從隴右道分出。不在十道之內。此蓋宣宗大中年間收復。不得不如此附入。又嶺南道分爲五管。故其前標明南海節度使領十七州。以下分標四管云。桂管十五州。在廣州西。

邕管十州。在桂府西南。容管十州。在桂管西南。安南府在邕管之西。與各道不同。此乃不得不如此變通。此二條不可以自亂其例譏之。舊杜佑傳舊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五管不屬嶺南。自佑始佑爲嶺南節度使。係德宗在興元時。云自佑始。則以後皆然。此志中不得不分標。

天祐

舊地志據天寶十一載地理。如京兆府下云舊領縣十八。天寶領縣二十三。新地志不言據何年。則是據最後爲定矣。故京兆府下雖列天寶元年戶口數。其領縣二十。卻非天寶。乃據最後。大約各府各州郡皆然。考此府之屬縣。比舊少櫟陽、盩厔、奉先三縣。櫟陽在華州華陰郡下。奉先在同州馮翊郡下。俱注天祐三年來屬。盩厔在鳳翔府扶風郡下。注天復元年來屬。其據最後甚明。舊志既自言唐末亂不可備書。故據天寶。而新書雖往往有意欲與舊書乖違。然漢元始王莽擅命。而班氏據之。前例可循。則天祐賊臣朱温所建置。正與漢事類。新志自可通。惟漢戶口亦據元始。新志則戶口據天寶。建置據天祐爲異。大約昭宗之世。分離乖隔。戶口版籍。都無足據。史家於此亦有不得已者。然則新志之例。敍各道疆域。則以開元十五道爲正。敍戶口。則以天寶爲正。敍州郡建置沿革。則以天祐爲正。三者似屬多岐。其實乃苦心參酌所宜而定。大約新書諸志表多能補舊之缺。而新地志尤遠勝於舊地志。

赤畿望緊上中下輔雄

隋于州于郡于縣。但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而已。見隋書百官志。至唐制郡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之差。又有輔有雄赤有次赤輔有上輔。又有以赤兼上輔者。又有稱中下者。未能詳攷。新志每郡每縣下必詳著之。惟爲府者不注於府下。縣下仍有。而舊志有此字者甚少。不及十之一。全不注則爲遺漏。有注有不注則例更亂矣。新志於關內採訪使所屬之渭州下云。中和四年置。凡乾元後所置州。皆無郡名。及其季世所置。又不列上中下之第。但言不列上中下。不知赤畿等字仍有否。未詳。新張九齡傳。刺史京輔雄望之郡少擇之。新百官志注云。文宗世。宰相韋處厚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亦見舊書一百五十九卷處厚本傳。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名義亦皆未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及宋史第五十八卷至九十卷地理志皆有赤畿等字。杜佑通典州郡門、樂史太平寰宇記皆無之。陸廣微吳地記云。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又歐陽先生詹文集第七卷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云。始入仕。一由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地而命之。此類亦當時通俗語。如元人雜劇猶有赤緊字。參尋文理。大約似所謂衝繁疲難。

每郡每縣下既注有此等字樣。則其前敍首似應先揭明。乃絕未提及。而忽見於每郡縣下。亦嫌太突。考之他書俱無見。惟宋謝惟新合璧事類後集第七十九卷縣官門知縣。唐制。縣有六等之差。赤畿望緊上中下。京都所治爲赤縣。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美惡爲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

國朝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千戶爲望。三千戶以上爲緊。二千戶以上爲上。千戶以上爲中。不滿千戶爲中下。五百戶以下爲下。六等當作七等。不言輔與雄者。疑輔卽畿。雄卽望緊也。

前代沿革

前代沿革。舊志太詳。新志惟舉唐之建置。於前代盡去之。又似太略。

每府州下皆有府

新志於每一府州之下。皆有小字注云。有府若干。此則舊文之所無。而新書特增者也。案。惟畿輔稱府。京兆府、河南府是也。其餘則都護府乃邊境治民之官。都督府乃總管之改名。今各府州下小字注有府若干。與彼諸府絕無干涉。此是府兵之制中所立營屯隊伍名色。唐制、府兵寓兵於農。無事時耕於野。番上者宿衞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其無事時。雖與農無異。要必別自爲籍。如後代衞所之制。新兵志惜未詳。而於地志中猶存其名目。兵志言府兵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今地志於京兆郡多至府百三十一者。以其爲京師也。河南郡則三十九。稍多。以其爲陪京也。其餘各州郡至多不過一二十府。少至一二府者甚多。然則其爲府兵散隸各州郡。平日無事時別立部籍名色無疑。

羈縻州

羈縻州舊志各綴於每道之下。殊嫌冗贅。新志改爲總聚於後。別立一目。較爲明淨。

廣陵

舊唐地志。淮南道揚州大都督府。天寶元年。爲廣陵郡。乾元元年。復爲揚州。愚考廣陵國見漢志。至唐天寶。尙沿此稱。其來久矣。朱先生彝尊文集第三卷謁廣陵侯廟詩序。辨枚乘七發。八月之望。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爲今揚州府治。然曾子固撰越郡趙公救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疑義可析云云。又第二十六卷滿江紅錢唐觀潮詞自注。亦引七發。又第三十一卷與越辰六書。七發廣陵之曲江。卽浙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廣陵斗門。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今猶存。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明矣。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曲江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云云。愚謂先生考證之學。世所共推。而此一事則其所引在水經注第四十卷漸江水篇。最爲有據。乃先生得意筆。故屢見之。但李善注七發。於廣陵引漢書地志廣陵國屬吳。淩赤岸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山謙之、宋文帝時人。酈道元、魏

末當南之梁末人。山在酈前甚遠。況酈北人。說南水每多誤。山南人。記南水似更可信。朱先生既無以駁山謙之爲必非。乃隱其名而曰世疑云云。曰世人遂誣云云。曰流俗相沿云云。何哉。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兗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子顯齊、梁間人。亦在酈前。而生長南方。所言不謬。至廣陵之名。據吳越春秋。夫差時已有。非起於元狩。且枚乘、淮陰人。爲吳王郎中。正宜就近說觀濤事。恐當仍舊解。

李白集第十四卷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盃。此似足證廣陵濤在錢唐。朱先生未引。但此上文別有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詩。我來揚都市。送客迴輕舠。因誇吳太子。便覩廣陵濤。仙尉趙家玉。英風凌四豪。維舟至長蘆。目送煙雲高。王琦注。唐有二長蘆。一長蘆縣。隸河北道滄州。一長蘆鎮。在淮南道揚州之六合縣南二十五里。則此詩仍以廣陵濤在淮南矣。

吳曾能改齋漫錄第八卷地理篇。因七發有弭節伍子之山。卽胥山。遂謂曲江在蘇州。但蘇州從無廣陵之稱。此說更謬。

瓜州瓜步

新唐地志。潤州丹陽郡丹徒注。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州北隔江舟行遠瓜步。回遠六十里。多風濤。乃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立埭。歲利百億。舟不漂溺。舊唐文苑齊澣

傳敍此事云。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案此與新志略同。而皆不言是瓜洲。其實則瓜洲也。蓋自吳夫差開邗溝通江、淮。此與今瓜洲抵揚州、淮安之路。不知是一是二。要爲近之。然夫差時。此道但可運糧。不勝戰艦。其用兵爭霸上國。仍沿江入海。自海溯淮。不由邗溝也。詳尚書後案第三卷。漢志廣陵國江都縣注。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此卽夫差邗溝。然漢時大兵大役。亦必不以此爲渡江之路。直至隋大業中。大發淮南夫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江、淮始大通。亦詳尚書後案第三卷。而汴、泗亦通矣。白居易詞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是也。乾隆元年江南通志第二十卷城池門云。瓜洲城在揚州府南四十五里。大江之濱。宋乾道中築。又第二十六卷關津門云。西津渡在鎮江府丹徒縣西北九里。北與瓜洲對岸。舊名蒜山渡。又瓜洲渡在江都縣南四十五里。瓜洲鎮與江南鎮江相對。江面十餘里。此正予輩今日南北往來必由之路。若瓜步則在第二十五卷關津門云。瓜步鎮在六合縣東南二十五里瓜步山下是也。自開邗溝。江、淮已通。而道猶淺狹。六朝皆都建業。南北往來。以瓜步就近爲便。故不取邗溝與京口相對之路。庾子山集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倪璠注。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述異記曰。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於江畔。因以名焉。吳、楚之間謂浦爲步。語之譌耳。

鮑照瓜步山楬文。其略曰。鮑子辭吳客楚。指兖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氈鄉。高曬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卽此觀之。則南北朝之以瓜步爲通津明矣。隋既大開邗溝。加濬深闊。至唐皆南北混一。無所事於建業。而都在關中。自宜取邗溝路。自江入淮。自淮入汴。以泝河、渭。乃猶因循瓜步之舊。直至濟濟始改。伊婁之名今不稱。未詳。

濟雖改道。卻於京口遙領。至大厤又改舊。張延賞傳。代宗時。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縣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爲便。新書本傳亦載此事。而改瓜洲爲瓜步。新書好改舊而多謬。此其一也。延賞以瓜洲本在江北。而反屬江南之潤州爲不便。故請改屬江北揚州。此與瓜步何涉。延誤直至今日。尙有謂瓜洲爲瓜步者。若舊唐永王璘傳。璘窺江左。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麾下有騎一百八十。遂率所領屯於揚子。吳郡採訪使李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此云瓜步洲。則步字乃衍文也。張祜瓜洲聞曉角詩。五更人起煙霜靜。一曲殘聲送落潮。其景色自與在六合者不同。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始皇上會稽。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北至瑯邪。裴駰曰。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張守節曰。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此秦時渡江之路。江乘既在句容。似非瓜步之在六合者。皇輿表第三卷。江南布政使司江寧府六合縣在秦爲堂邑縣。非江乘。

三國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六年八月。以周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曹丕之兩至廣陵。不知何意。孫權起事本在吳。故其後建元國號吳。建安十六年。治秣陵。改名建業。二十五年。都鄂。改名武昌。黃龍元年。仍還建業。當黃初五年六年。權正在武昌。丕之兩至廣陵。殆以吳實權之根本重地。欲乘虛襲之邪。若果爾。則當親率舟師。以取潤、常、蘇一路。計丕愚不至此。況今鎮江江口入吳水道。開于赤烏八年。詳四十二卷。黃初未有乎。南齊書志云。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出此。見江濤盛壯。嘆曰。天所以限南北也。愚謂漢志江都渠水。卽夫差邗溝。疑亦卽今瓜洲。南齊書志所云江都浦水。亦卽夫差邗溝。疑亦卽今瓜洲。曹丕不過到此。耀兵以讋懼吳人耳。若魏志所謂大寒舟不得入江者。必卽指瓜步。在今六合者。丕旣耀兵。或者從此發想。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徑渡江窺建業。或有此事。若謂卽欲從邗溝問渡。因水冰始引還。則斷無此理。蓋邗溝自隋始開通深闊。然南北濟渡。仍不取此路。仍行瓜步。直至齊澣方改從瓜洲。則曹魏時必不發從此渡江之想。說已見第五十八卷。

通鑑第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魏主引兵南下。使尙書李孝伯來謂張暢曰。當自帥衆軍。直造瓜步。胡三省注。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爲六合縣。南北對鏡圖曰。今桃葉山。卽瓜步鎭之地。下文又云。魏志至瓜步。壞民廬舍笴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

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亙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其後以疾疫乃引歸。考采石磯在今太平府當塗縣江濱。暨陽今常州府江陰縣。魏軍在瓜步。而采石在瓜步之上游。暨陽則瓜步之下流。五六百里間。如此備禦。方爲完密耳。王新城漁洋山人精華錄潤州懷古詩。黃鵠山頭寒雨暝。佛貍帳外暮濤深。黃鵠山在鎮江府城西南三里。出句用此。對句若用隔岸瓜洲事作偶始得。斷無用六合縣境語之理。然佛貍、魏太武小字。設帳實在瓜步。王亦誤認瓜步卽瓜洲矣。至瓜步既可設帳大會。必在江濱。非江中山形亦必廣大。鮑照以爲江中眇小山。此言未可泥。鮑託物寓意。借此作感慨。翫全文自明。桃葉山者。隋書五行志云。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王伐陳。始置營桃葉山下。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導北軍。晉王營桃葉。與太武駐瓜步。情事正同。然則桃葉山卽瓜步山也。

劉遵考等分守津要。自采石至暨陽事。沈約宋書索虜傳詳述之云。遵考與左軍將軍尹宏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時魏主在六合瓜步。與南岸采石相對。而橫江卽采石也。自橫江以下六地名。皆自采石至今京口幾百里中地名也。如以今瓜洲爲瓜步。則與蒜山相對。

其上安得更容六地名哉。

宋史第三百八十三卷虞允文傳。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金主亮自將兵號百萬。十月。自渦口渡淮。十一月壬申。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丙子。允文至采石。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部分畢。亮麾數百艘。絕江來薄宋軍。允文率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沈。敵遁。尾擊敗之。亮怒。乃趨瓜洲。允文曰。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數少不足用。改修馬船爲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一將跪奏南軍有備。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丙申。敵退。此事有蹇駒所作采石瓜洲斃亮記述之最詳。蓋自隋以前。使命往來。及北軍南征者。皆出瓜步。唐開元後。移之瓜洲。則瓜步之渡廢矣。故亮兵至采石。至瓜洲。無所謂瓜步。時宋高宗在臨安。卽今杭州。亮趨瓜洲者。欲直取臨安也。以上各條。彙而觀之。瓜洲、瓜步兩地自明。姜氏宸英湛園未定稿第五卷京口義渡贍產碑。已考此事。予又博證審訂之。

今日行旅渡江。又不復取瓜洲道。從揚州而下。至油閘口。卽轉而南。別有一小渡口出江。亂流而過。至京

口。此路去瓜洲亦不過五六里。然瓜洲渡江。與京口緊相對。江面較直截。小渡口反回遠。而人皆取此道者。以瓜洲須穿城過河狹曲。兩岸民居稠。大船難行故也。

丹陽縣取郡名

舊唐地志江南東道潤州丹陽。漢曲阿縣。屬會稽郡。又改名雲陽。後復爲曲阿。天寶元年。改爲丹陽縣。取漢郡名。考丹楊本郡名。非縣名。字从木不从自。自漢至南、北朝所謂丹楊者。今江寧、寧國等府地。唐誤楊爲陽。既以潤州爲丹陽郡。卽今鎭江府。又改曲阿爲丹陽縣。故曰縣取郡名。與自漢至南、北朝之丹楊大不同。舊書此條極明。江南通志第四卷。溧陽縣改隸鎭江府。議云。查縣誌。漢時名永安。隸丹陽郡。至隋以後。改隸江寧。今丹陽現隸鎭江府。則溧陽原係鎭江府舊屬。考漢志。丹楊郡有溧陽。無永安。此誤以唐丹陽爲漢丹楊也。

晉陵武進

新、舊志常州屬縣皆首晉陵。次武進。晉陵爲州治。不待言。而舊志特於武進云。垂拱二年置。治於州內。則知二縣並州治更分明。愚謂地理沿革。非圖表不顯。宋咸淳四年。四明史能之修毗陵志三十卷。其卷首圖。惜被妄人以明事攙雜。而全書雖有闕。尙可觀。第一卷郡縣表。詳明確實。最爲當家。蓋建置之糾紛。晉陵、武進爲甚。考之令人目眩。今得此可以無恨。乃知作者苦心良不易也。萬斯同未見此書。而所作表暗

興之合。尤徵學識之精。文多不錄。二縣自唐歷五代、宋、元。恆爲郡治。元混一方輿勝覽卷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江南浙東道肅政廉訪司下常州路縣名列晉陵武晉者。誤一字耳。不足泥。至明始并晉陵入武進。

故吳城

舊地志。蘇州。隋吳郡。隋末陷賊。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蘇州。六年。又陷輔公祏。七年。平公祏。復置蘇州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治於故吳城。九年。罷都督。天寶元年。改爲吳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又云。吳、春秋時吳都。闔閭邑。漢爲吳縣。隋平陳。置蘇州。取州西姑蘇山爲名。案云故吳城。又云春秋時吳都云云者。卽今府城也。而吳始都不在此。其始築城亦不在此。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云。蘇州、吳郡。周時爲吳國。太伯初置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遷都于此。陸廣微吳地記云。泰伯奔吳爲王。卒葬梅里。至壽夢。別築城於平門西北二里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樂史太平寰宇記第九十一卷云。太伯初適吳。自號勾吳。築城在平門外。自太伯至王僚二十六王都之。今無錫縣有吳城是也。至闔廬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興伯名于諸侯。築大小城都之。今州城是也。范成大吳郡志第三卷城郭篇云。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步。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耕其中。闔閭城。吳王闔閭自

梅里徙都。卽今郡城。四說大同小異。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卷上封域篇說亦略同。皆謂故吳城有二。鄭虎臣吳都文粹卷一吳均吳城賦云。古樹荒煙。吳王所遷。此則專指舊唐志所謂吳城。王存等元豐九域志第五卷平江府古跡。羅城。闔閭所築。吳城。伍子胥築。此則不知如何分別。存疑。吳地記又云。隋文帝開皇九年。改郡邑。至橫山東新立城廓。唐武德七年。移新州。卻復舊址。據此則隋又別築城於橫山東。吳郡圖經續記卷上城邑篇云。隋開皇九年。平陳。江左亂。十一年。楊素帥師平之。以蘇城嘗被圍。非設險之地。奏徙於右城西南橫山之東。范氏吳郡志第九卷古跡門云。越公井在治平寺前。嘗橫山艮位。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瓶斯井。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蓋素旣平陳。遷吳郡於山下。至今謂之新郭。案此又一吳城也。新郭距予居近。予嘗至其地。仍有一聚落。若元至正丁酉築城虎邱。則又一吳城。朱竹垞考之已詳。

蘇常戶口

常州。天寶戶十萬二千六百三十一。口六十九萬六百七十三。新同。惟戶三十一作三十三。蘇州。天寶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五。新同。惟口五十下無五字。數目字易脫誤。故小異耳。但常州之錄庶。未必過蘇州。常州新、舊志領五縣同。蘇州則舊志領六縣。新志又多華亭一縣。何以蘇多於常二縣。而戶口反少於常至數萬乎。蓋戶口之籍。特憑此以出租庸調法。不必覈實。其造此籍。出官

吏手。官或檢括嚴密。則戶口多。或欲優恤其民。任聽容隱。則戶口少。故參差不齊。新志於建置雖據天祐。戶口仍據天寶。故與舊志同也。元和郡縣志。蘇州。開元戶六萬八千九十三。與天寶相去無幾。此爲近理。其下又言元和戶十萬八百八。籍固隨時而改矣。新志既據天寶。故於後改略之。

蘇州華亭縣新有舊無

舊志。蘇州舊領縣四。天寶領縣六。一吳。二嘉興。三崛山。四常熟。五長洲。六海鹽。新則縣七。以長洲居嘉興之前。舊以置之先後爲次。新以地之遠近爲次。皆可通。但新則末多一華亭。注云。天寶十載。析嘉興置。舊志據天寶十一載地理。而不及此縣。舊志訛脫舛謬甚多。當從新。楊潛紹熙雲間志卷上封域篇云。潛官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此書爲華亭一縣作。建安二十四年。封陸遜爲華亭侯。華亭之名。始見吳志。隋始置蘇州。唐天寶十年。以華亭爲縣。屬蘇州。按新史寰宇記。以爲本嘉興縣地。輿地廣志以爲本崛山縣地。元和郡國圖志云。吳郡太守趙居貞奏割崛山、嘉興、海鹽三縣爲之。今邑四境與三縣接。郡國圖志爲不誣矣。楊潛所考頗確。新志云析嘉興者。猶未備。而舊志之闕漏顯然。楊氏所引輿地廣志文。今在歐陽忞輿地廣記第二十三卷。廣志卽廣記。

雄升爲望

赤畿望緊等名。郡與縣皆有之。而郡則就郡別其等。縣則就縣別其等。新志。蘇州吳郡雄。其屬縣凡四望二緊一上。歐陽忞輿地廣記第二十二卷。兩浙路上望平江府。唐蘇州吳郡。南唐升中吳軍節度。皇朝太

平興國三年。改平江軍。政和三年。升平江府。此自雄升爲望也。郡雄縣有望。可見郡縣不相應。

草席鞵

新志。蘇州土貢有草席鞵。席字逗。鞵字句。鞵而徒以絲縷麻革爲之。何獨吾吳有之。樂史太平寰宇記第九十一卷。蘇州土產有席。又有草履。可見席鞵二物。皆以草爲之。今吳出草席不待言。而草鞵獨出嘉定一邑。有黃黑二色。精雅輕便。最宜暑月。蓋不但製法之妙。此草亦他郡所無。嘉定在唐崐山地也。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

新舊唐書十二

新舊地理雜校誤

舊地志。關內道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東上當重一街字。近本與原本並脫。新百官志云。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左右街卽街東街西也。韓昌黎華山女詩云。街東街西講佛經。李商隱有街西池館詩。唐街東街西各坊第宅園館。大略載宋敏求熙寧長安志。

舊地志。京兆府舊領縣十八。戶口二十萬七千六百五十九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天寶領縣二十三。戶三百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十六萬七千一百。東京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去八百里。案。原本舊領縣十八。戶二十萬七千六百五十。口九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天寶領縣二十三。戶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去東京八百里。近本誤。

新地志。口數百九十六萬之下脫一千二字。

新地志。關內道都護府二。當作三。三都護府在卷末。

京兆府萬年。注。望春宮東有廣運渾。當作廣運潭。

舊地志。京兆府三原。貞觀元年。廢。三原縣。仍改華池縣。屬三原縣。屬、校本作爲。原本誤同。

富平。景雲二年置。中宗房陵於縣界。房、校本作定。原本誤同。

慶州中都督府樂蟠。義寧元年。分合水縣置。武德六年。分合水置蟠交縣。天寶元年。廢。併入合水。原本武德上更有合水二字。但其上下應各空一格。原本誤與上下文連寫。近本併此二字去之。則誤之誤矣。

雲中都督府管小州五。合利、思壁州、阿史那州、綽部州、白登州。合利原本作舍利。是利下當有州字。原本亦脫。

宥州。露調初六胡州也。露調當乙。其所屬歸仁。上下宜各空一格。近本誤連。原本誤同。

孟州。會昌三年割河陰縣孟州。河淸還河南府。河陰縣下當脫屬字。

陝州大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陝府。乾元元年。復爲陝郡。案。陝府、校本改陝郡。陝郡改陝州。又天祐初改爲興德府。校本改興唐府。三字原本皆與近本同。

汝州襄城。隋舊縣。武德元年。於此置汝州。領襄城、汝墳、郟城三縣。貞觀元年。廢汝州及汝墳、州城二縣。以襄城屬許州。開元二十六年。改屬汝州。案。襄城原本誤作襄陽。此改正。郟城、州城校本皆改爲期城。原本誤皆與近本同。

陳州宛丘。依上下文例應提行。近本空一格。誤。

亳州臨渙。本治經城。校本改鉦城。原本亦誤。

潁州。武德六年。領高唐、永樂、永安三縣。領、校本作省。原本亦誤。

舊地志鄆州所屬縣。首列須昌。而其下文於鉅野之下。又複列須昌一縣。明係重出。其沿革則前甚略。後甚詳。此聞人詮所刻原本。蓋劉昫之誤耳。新地志刪去後一段。而以後段沿革注于前段之下。是也。乃近本舊書。反將前段刪去。則誤矣。據彼明云武德四年。於鄆城置鄆州。貞觀八年。自鄆城移治須昌。則須昌乃州所治。安得首列壽張縣。而須昌反居第三縣鉅野之下乎。又壽張、隋縣。武德四年於縣置壽州。領壽張、壽良二縣。五年。廢壽張。省壽良入壽張。屬鄆州。廢壽張誤。當云廢壽州。又須昌郭下。漢縣。今故城鄆州東南三十二里。亦誤。當作故城在今鄆州云云。凡縣之首列者。皆州所治。故各州於首列縣下輒云郭下。須昌既云郭下矣。乃反居第四。豈唐地理亦可以西漢地志爲比。而首列者不必皆郡所治乎。

新地志須昌注云。貞觀八年。省宿城縣入焉。景龍三年。復置宿城縣。貞元四年曰東平。太和四年曰天平。六年。省入須昌。案貞元四年、舊書作貞觀四年。誤。

舊地志兖州上都督府金鄉。後漢縣。武德四年。於縣置金州。領方輿、金鄉二縣。貞觀十七年。州廢。以金鄉、方輿屬兖州。方輿、當作方與。漢志山陽郡有方與縣。晉灼曰。音房豫。

宿州符離。漢縣。隋治朝解城。貞觀元年。移治行邑城。行邑、校本改竹邑。

齊州歷城。漢縣。屬齊南郡。齊南、當作濟南。又亭山。隋縣。元和十五年。併入章邱。此亭山上下皆當連書。近本誤各空一格。原本誤同。今以意改。又舊志有豐齊縣。古山茌邑。校本改爲山茌。考說文艸部。茌、艸皃。濟北有茌平縣。近本、校本皆誤。

河中府永樂。武德元年。分芮縣置。屬芮州。九年。廢芮州。改屬鼎州。貞觀八年。改屬芮州。案。改屬芮州、校本作改屬蒲州。是。又龍門縣。漢艾氏縣。校本作皮氏。亦是。

晉州霍邑。漢彘縣。後漢改爲永安。隋於此置汾州。尋改爲呂州。領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貞觀十七年。廢呂州。以靈石等三縣來屬。以靈石屬汾州。案。此當云以霍邑等三縣來屬。以靈石屬汾州。

潞州大都督府壺關。上下應各空一字。近本誤連。

沁州綿上。上下應各空一字。近本誤連。

莫州。本瀛州之鄚縣。景雲二年。於縣置莫州。開元十三年。以鄚字類鄭字。改爲莫。天寶元年。復爲莫州。管縣六。莫、文安云云。莫、漢縣。屬涿郡。貞觀元年。改屬瀛州。景雲二年。割屬莫州。清苑。漢樂鄉縣。屬信都國。隋爲清苑。武德四年。屬蒲州。貞觀元年。改屬瀛州。景雲三年。屬莫州。任邱。隋縣。後廢。武德五年。分莫縣復置。唐興。如意元年。分河間縣置武昌縣。屬瀛州。長安四年。改屬州。其年。還隸瀛州。神龍元年。改屬唐興縣。景

雲二年。改屬莫州。案漢地志。鄚縣屬涿郡。說文卷六下邑部同。此既言開元十三年以字類鄭改。天寶復。則只有開元十三年曾作莫。其餘凡諸莫字。皆當作鄚。作莫者皆誤也。唐興縣下當言長安四年改屬鄚州。神龍元年改爲唐興縣。一脫鄚字。一爲誤作屬。至新地志則云。莫州文安郡上。本鄚州。景雲二年。以瀛州之鄚、任邱、文安、清苑、唐興、幽州之歸義置。開元十三年。以鄚、鄭文相類。更名。其所言建置沿革者。如此而止。更無餘說。此則恐係宋人妄筆。不可憑信。何者。據舊志明言開元以類鄭改爲莫。天寶復爲莫。則復爲莫自當作復爲鄚。乃胥吏傳鈔之誤。并其上下文各莫字皆當作鄚。顯然可見。何得以其字迹糾纏。竟抹倒天寶復故名一層。而直作莫。建置沿革。乃當時實事。欲求簡明。公然任意改削。宋人妄態。往往如此。又如唐興其始本武昌。新志則云本作武興。恐亦以意爲之。蓋地理一種。舊不如新。而新之疵累。則又有若此者。

檀州。後漢奚縣。當云傂奚。脫一字。

嬀州之下既說領縣一矣。其所屬懷戎縣。既敍畢沿革。乃復空一格書嬀州二字。下又空一格。乃云。天寶後。析懷戎縣置今所。殊不可解。此必有誤。或當去上嬀州二字。而云天寶後析懷戎縣置。今嬀州理所。

愼州逢龍。契丹陷營州後南遷。寄治良鄉縣之故都鄉。城爲逢龍縣。州所也。所下脫理字。以意增。

沃州屬縣一。濱海。其下乃云。沃州本寄治營州城內。州陷契丹。乃遷於薊縣東南。迴城爲治所。濱海下應

空一格。今誤連下文沃州云云。沃州下又誤空一格。方接本寄治云云。皆非是。

鳳州領縣四。梁泉云云。興州領縣三。順政云云。兩處皆應提行。今但皆空一格。皆非是。

合州石鏡。漢墊江縣。屬巴郡。宋改名石宕渠。宋置東渠郡及石鏡縣云云。案。此節當作宋改名宕渠。置東宕渠郡云云。又新明。武德二年分鏡置。鏡上當脫石字。

巴州化城。後漢昌縣。漢下當重一漢字。脫。

鄧州。武德三年置總管。管鄧、淅、酈、苑、溝、新、宏等七州。溝、校本作淯。

郢州。貞觀元年。廢郢州。以長壽屬郴州。其下文長壽縣之下又云。貞觀元年。廢郢州。以長壽屬荊州。校本郴州、荊州俱作都州。

廬州湞。漢後道縣。案。後道、當作浚遒。漢志九江郡有浚遒縣。又廬江。漢郡名。漢龍舒縣。地屬廬江郡。梁置湖州。隋復舊。案。湖州、當作湘州。

信州弋陽上下應各空一格。此誤連。

蘇州嘉興。漢曲拳縣。當作由拳。

池州。永泰元年。析置石壤縣。當作石埭。

虔州贛下注古濫反。其下應空一格。此誤連。又安遠貞元四年八月四日置。愚謂著其年可矣。言月并言

四日。則不成文理。又與他處參錯。

瓜州下督督府。上督當作都。

伊州。天水在州北二十里。水當作山。

成都府。至德二年。改蜀郡爲都府。都上脫成字。

綿州巴西。晉置梓郡。梓下脫潼字。又神泉。晉置西園縣。園、當作國。又龍安。隋金水縣。水、當作山。

梓州永泰。武德四年。分鹽亭、武安二縣置。銅山。調露元年。分飛烏一縣置。案武安當作黃安。飛烏上脫郪字。

閬州閬中。煬帝改爲巴郡。巴下脫西字。又南部。後漢分閬中置。充郡國。縣屬巴郡。又分置南充國郡。梁改爲南充郡國。隋改爲南部。上二郡字並衍。下郡國二字當乙。

遂州方義。漢廣縣。當作漢廣漢縣。又青石東晉興縣。當作東晉晉興縣。

陵州始建。漢武置。建始鎮。武下脫陽縣地三字。

資州。乾元二年正月。分置。昌尋廢也。昌字上下有脫文。

榮州。隋資陽郡之牢縣。校本牢上有大字。

簡州平泉縣之旁池湧泉。池、當作地。

雅州榮經縣界有邛來山九折。故銅山也。案也、當作地。

瀘州安江。二字當乙。下云漢陽縣地。陽上脫江字。又合江。漢江符縣地。符上江字衍。

瀘州都督十州皆羈縻州。按實十一州。云十州誤。

茂州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爲會州。領汶山、北山、汶川、左封、通化、翼、斜、交州、翼水九縣。北山、校本作北川。其交州疑當作交川。下云七年。改爲都督府。督南會、翼、向、維、州、窮、炎、徹、笮十州。校本改窮爲穹。而其餘當更有誤。

茂州都督府羈縻州十。按之實九州。下文總結亦云九州。十字誤。

戎州貞觀六年置都督府。近本以六年誤作六州。又羈縻三十六州。今案之實十六州。其下文總結亦云十六州。而此言三十六。三字似衍。

姚州韋皋鎭蜀。蠻帥異牟尋歸國。遂以韋皋爲雲南安撫大使。近本鎭蜀上脫韋皋二字。

龍州淸川。後魏爲盤縣。爲、校本作馬。

當州本松州之通軌縣。貞觀二十一年。析置當州。天寶元年。改爲油江郡。油江、校本作江源。又通軌。貞觀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云云。校本作貞觀二十一年。

悉州顯慶元年置。領悉唐、左封、識自三縣。治唐城。治下當脫悉字。

廣州番禺。秦屬南海郡。江漢置交州。江漢江字衍。又海水。貞觀元年省齊州及安樂、宋昌二縣。安樂、校本改宣樂。又湞陽縣屬桂陽郡。縣上脫漢字。

韶州西至郴州五百里。東南至度州七百里。郴、當作柳。度字疑。又東嶠。漢討南越時。有將軍城於此。將軍下脫姓庚二字。

循州北至闕州隔山嶺一千六百五十里。闕字疑誤。

岡州。武德四年置。貞觀五年廢。其年又立南州。南、當作岡。

恩州杜陵。隋杜縣。校本作杜原縣。

高州。隋高梁郡。舊治高梁縣。天寶元年。改爲高梁郡。又良德。吳置高梁郡。四梁字皆當作涼。

義州。舊安義縣。至德年改。當作義安舊縣二字。近本互誤。而安下應空一格。又誤連。

桂州下都督府臨桂江源多桂。不生新米。新米當作雜木。

全義。新置。新志云武德四年。析始安置。大厤三年。更名。唐融州刺史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云。靈渠在全義縣灕、湘二水分流處。相傳後漢馬援開水急。用斗門遏其勢。又後漢鄭宏奏交趾七郡貢物。從東泛海多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闢。按前漢武帝元鼎五年。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陵。下灕水。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楫。焉得至後漢始開。休符駁。愚考新志載靈渠於理定縣。不於全義縣。輿

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本始安縣。唐始改爲臨桂。興安縣本始安地。唐析置全義縣。宋始改爲興安。而理定之沿革則無可考。然新志於理定下注云。本興安。至德二載更名。然則宋人改名。必有所因。興安本是唐之全義。亦卽唐之理定。不知何時省併。但史失書耳。故靈渠注於理定。而休符則以爲在全義也。靈渠。新志云。秦史祿所鑿。而休符云。祿、後漢人。斗門。新志云。唐寶厤初觀察使李渤立。而休符云。馬援立。此流俗相傳。不足信。

潯州屬縣三。今惟二。脫去大賓一縣。當於敍完下空一格補此二字。

象州武德。漢中溜縣地。屬鬱林郡。吳於縣置鬱林郡。案。當云置桂林郡。

邕州宣化。驩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鬱狀江。林、訛作狀。

黨州領縣四。今一概不見。原本同。必是脫落。

橫州寧浦。鬱州所治。漢廣鬱縣地。屬鬱平郡。案。當作州所治。鬱字衍。鬱平當作鬱林。又從化、樂山皆云漢高梁縣地。皆當作高涼。

嚴州東北至闕州三百四十里。闕、校本作柳。

山州領縣二。今惟龍池一縣。脫也。當空一格補盆山二字。

羅州石城。宋檀道濟於陵羅江口築石城。因置羅州。屬高涼郡。唐復置羅州於縣。因置羅州、當作羅縣。

湯州湯泉應提行。近本只空一格。非。

安南都督府龍編。後漢問尙爲交趾太守。問尙、當作周敞。又武平。後漢麋冷縣。女子徵側叛。麋、當作菴。下文峯州嘉寧麋冷縣地同。

景州朱吾。朱吾人不粒食。依魚賫魚爲生。託去朱吾在日南郡北。僑立名也。案。依魚疑衍。託去疑當作記云。

峯州所屬嘉寧縣敍完。下應空一格接承化云云。近本承化提行。非。

崖州。兵則矛盾木弓行矢。當作茅盾木弓竹矢。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

新舊唐書十三

取士大要有三

新選舉志云。唐制取士。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愚謂雖大要有三。其實惟二。以其地言。學館州縣異。以其人言。生徒鄉貢異。然皆是科目。皆是歲舉常選。與制舉非常相對。唐人入仕之途甚多。就其以言揚者。則有此三種耳。科之目共有十二。蓋特備言之。其實若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若俊士與進士。實同名異。若道舉。僅玄宗一朝行之。旋廢。若律書、算學。雖常行。不見貴。其餘各科不待言。大約終唐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王定保摭言卷一。會昌五年舉格節文篇及兩監篇載會昌五年正月敕文。謁先師篇載開元五年九月詔文。皆專舉明經、進士二科。又如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中一條云。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韋澳爲京兆尹。至解送日。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

專重明經進士是也生徒與鄉貢於十二科皆有之生徒是肄業於學館中人館惟京師有之而學則州縣皆有肄業其中者州縣試之送尚書省若鄉貢則庶人之俊異者平日不在學中肄業徑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試之而送省玩下文所述其制自明

偏重進士立法之弊

雖並重明經進士後又偏重進士新志云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摭言會昌舉格所送人數國子監及各道皆明經多進士少又述進士上篇云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又散序進士篇云進士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終不爲美云云歐陽詹文集第八卷與鄭伯義書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未卽以進士賢明經不賢也蚩蚩之人貴此賤彼是不達國家選士之意居方寧斯人之徒與況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才如居方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宜存一梁一笱一矰一繳之義觀以上各條可見進士又在明經之上且可見彼時明經及第者不肯卽求吏部舉選往往舍去仍應進士舉惟歐陽詹所見不然此皆足以徵唐制也要之積重難返如詹之明達者已少封演聞見記第三卷貢舉篇云代以進士登科

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進士張繟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云云。此段似有誤。揖上疑脫平字。馬字疑衍。及第進士。俯視中書、黃門兩省郎官。落第尙可再舉。一得卽躐淸要。故平揖近畿蒲州、華州之令長也。其立法之弊如此。徒長浮華。終無實用。唐楊綰、李德裕已憂之。

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云。太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觀此則知彼時所以輕明經重進士。

不必登第方名進士

昌黎上宰相書。自稱鄉貢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此書十一年所上。李肇國史補云。得第謂之前進士。是也。而其實進士乃科中一目。但應此舉者。卽得稱之。試隨舉一二。如新舒元輿傳。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旣試尙書。水炭脂炬飧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貢士體輕。非下賢意。俄擢高第。調鄠尉。舉進士者。貢於州府也。試尙書者。試於禮部也。新選舉志言。試士本由考功員外郎。開元中。以員外望輕。移貢舉於禮部侍郎主之。是也。其時元輿尙未登第。又新令狐綯傳。子滈。避嫌不舉進士。綯去宰相。匄滈與舉進士。試有司。是歲及第。左拾遺劉蛻言滈未嘗舉進士。妄言已解。天下謂無解及第。然則不必及第方名進士也。

登第未卽釋褐

東萊呂氏云。唐制得第後不卽釋褐。或再應皆中。或爲人論薦。然後釋褐。此條極爲中肯。如新書選舉志云。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此蓋指登第後未得就選。故曰選未滿。中宏詞拔萃卽授官。此呂氏所謂再應皆中然後釋褐也。昌黎上宰相書云。愈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云云。又云。國家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攷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云云。昌黎以貞元二年始至京師。八年方及第。故歷四舉三選。則公自得第後。於貞元九年十一年。凡兩應博學宏詞試。皆被黜。集中明水賦。登進士第作。省試不貳過論。則試宏詞作也。餘一選無攷。或又應書判亦不中耳。宏詞是大科。吏部舉之。中書省試之。疑書判亦然。新選舉志云。進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彼時進士初選。大約得校書郎或縣尉。二者皆九品。故公望得九品之位也。禮部試進士。吏部中書試宏詞。皆用詩賦。故云繡繪雕琢。而判亦繡繪者。宏詞所業。詳見玉海。若進士程文與拔萃判。載文苑英華甚詳。可攷也。觀此文。足登呂氏唐制登第不卽釋褐再應皆中然後釋褐。及新志未滿選試宏詞拔萃卽授官之說。若爲人論薦得官。則散見新、舊各列傳者。更多不可枚舉。公再應皆不中。九品之位。下士之列。信無望矣。乃伏光範門求賈耽、趙憬、盧邁輩。希其論薦得官。三上書皆不報。方去京師東歸。圖幕僚一席。宣武軍節度使董

晉辟公。始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徐帥張建封又奏爲武寧軍節度推官。試協律郎。府罷。如京師。再從參調。竟無所成。直至貞元十八年。方授四門博士。（以上參取東雅堂徐氏刻韓文注。顧氏嗣立年譜。方氏世舉編年諸注。）唐時士子登第後得官之艱難若此。又如李義山。以開成二年高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登進士第。三年。又應宏詞科。不中。文集與陶進士書云。前年爲吏部上之中書。中書長者抹去之。是也。四年。以書判拔萃釋褐爲祕書省校書郎。（參馮先生浩年譜。）此亦足徵唐制。

歐陽詹文集第八卷與鄭相公書。自言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自注。詹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駁。又一平選授助教。平選疑卽應書判拔萃舉。詹與昌黎同登進士第。其再舉宏詞不中。與昌黎同。其後昌黎蓋一應平選。不中。不再應。惟上書求薦。而詹則以再平選得之。進士首選爲解頭。禮部登第居首爲狀頭。宏詞居首爲敕頭。是謂三頭。見南部新書卷已。

制舉科目

歲舉常選。備列其科之目。此定制也。而制舉亦有科名。其見於各傳者。若姚崇舉下筆成章科。張九齡舉道侔伊呂科。解琬舉幽素科。房琯舉任縣令科。楊綰建復古孝弟力田等科。韋處厚舉才識兼茂科。高適舉有道科。王翃舉才兼文武科。馬遂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韋皋之姪正貫舉詳閑吏治科。樊宗師舉軍謀宏遠科。鄭珣瑜舉諷諫主文科。方技嚴善思舉銷聲幽藪科。此類不可枚舉。而志中皆不列其目者。此

非定制。其名皆隨時而起。志中不能縷述。

得第得官又應制科

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蕡傳。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儒學傳。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文藝傳。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隱逸傳。賀知章擢進士超拔羣類科。是也。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調國子直講。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是也。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是也。不能羅列。隨取幾條以見之。

新舊官志皆據開元六典

舊書職官志總論云。自高宗之後。官名品秩。屢有改易。今錄永泰二年官品。其改易品秩者。注於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職員有加減者。則各附之於本職云。案。唐初官制更易。雖亦時有。不過小小更之。龍朔二年。爲高宗卽位之十三年。始大改官制。普加竄易。舊制幾十不一存。其時高宗寵暱武后。爲所鉗縛。而武氏奸謀已動。本可從舊而有意革改。以一新天下耳目。迨咸亨元年。復舊。而光宅元年。武氏僭立後。仍復大改。舊制盡廢。神龍元年。中宗復位。又復舊。可已矣。乃開、寶盛之極。卽衰之始。玄宗侈心蓋微見於卽位之初。開元元年。又大改官名。至德二載十二月。敕。近日所改百司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永泰二年。

上距至德二載十年。蓋自此以後無大改矣。故舊志以此爲據。雖則以此爲據。然斯時唐運甫及中世。其後固不能無小更者。故又言其改易品秩者注於官品之下云云。今舊志中小字注。多有大厤、元和、會昌、建中、貞元年中所定者是也。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職官門官制總序。歷說上古至唐制。而終之云。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定焉。據此則通典全以開元二十五年爲定矣。而舊志於兵部郎中一條云。凡天下節度使有八。此開元制也。至至德。則天下節度凡三十有五。豈八乎。而永泰不待言矣。然則舊志雖言據永泰。其實仍據開元。蓋開元所改。至德至永泰。十年之間。盡復其舊。所復者官名耳。而祿秩體制職掌。仍依開元。何則。唐會要稱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竹垞朱氏謂開元十年始有事修是書。歷陸堅、張說、徐堅、蕭嵩、韋述、張九齡、陸善經、李林甫、阮咸之手而成。今六典卷首列李林甫等注上。而九齡已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則進書之日。似九齡久去官矣。但程大昌雍錄謂書成於九齡爲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是。竹垞之言如此。觀舊官志及通典所據者開元二十五年。愈見程說之確。玄宗改易。雖見侈心。而官制之明備。莫過於九齡之六典。通典本之。舊書亦本之。則知其均據開元也。新志雖不言其所據何時。要新官志皆本六典、通典。則必亦以開元爲據。

舊官志敍首

舊官志敍首先說一朝沿革本末。次臚列品秩。又次則說職事官訪擇選授。臨軒册命。出身入仕。區分清濁之法。又次則說文武散官又次說門資出身。又次說勳官預選。又次說泛階之恩。又次說泛階給祿不給祿之別。又次說勳官節級之濫。又次說行臺尚書省。又次說王府官。又次說天策上將府官。末總說行臺天策罷廢事。此篇洗眉刷目。提綱挈領。最佳。六典、通典皆無之。惟見舊志。而新志一概删去。非也。

總說沿革一段內。貞觀八年九月。以統軍正四品下別將正五品上。別將下脫爲字。

臚列品秩一段。共四項。一文武職事官。二文武散官。三爵。四勳也。正一品無散官無勳。說見下。無武者。以天策上將省也。從一品無勳。正二品無職事官者。以尚書令省也。上柱國是正二品勳。而澤王府主簿梁府君、榮德縣丞梁師亮二墓志。二人俱授上柱國。唐制勳最無定也。從二品全有。正三品無爵。當卽用從二品爵。從三品全有。此品中列光祿、衞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案。此與太常、宗正爲九寺。而太常卿、宗正卿已入正三。注云天寶初昇入正三品。故此從三品中惟七寺也。乃其下文云。諸衞、羽林入正三品。千牛、龍武將軍以下又麻數諸官至親王傅。乃注云已上並職事諸官衞羽林、千牛、龍武將軍爲武。餘並爲文。諸官二字誤倒。當乙。觀此則知上文入正三品四字是衍文何者。上正三品中列諸衞、羽林、千牛、龍武等軍大將軍。此從三品。則非大將軍而將軍也。何得又贅此四字乎。正四品上階全有。此階首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注云舊正四品下階。開元令加入上階也。但此二官已見上正三品。注云舊班正四品

上。大厤二年升。此志雖據永泰。而其後又有改者。固不得不據後定。門下、中書二侍郎宜歸併一條。載入正三品。而正四品上階又複出。殊屬非是。正四品下階無爵無勳。正四品下階及從四品上階下階疑皆用正四品上階爵也。無勳者。疑卽上階勳也。從四品上階無爵。從四品下階無爵無勳。疑卽上階勳也。正五品上階全有。正五品下階無爵無勳。當卽用上階爵勳也。從五品上階全有。從五品下階無爵無勳。當卽用上階爵勳也。爵止於五品。以下並無之。此一階之中。自大理正至上府果毅都尉。注云。已上職事官。果毅爲武散。餘並爲文散。字衍。以下駙馬都尉、奉車都尉。注云。並武散官。以下朝散大夫。注云。文散官。以下遊擊將軍。又注云。武散官。二都尉不與遊擊將軍同。介於職事官散官之間。別敍以示例。與他階中先文後武不同。觀注又云。駙馬自近代已來、唯尙公主者授之。奉車有唐已來無其人。則可見。正六品上階太學博士注云。武德令從六品已上。貞觀年改。已字衍。此階之中有衞官一項。亦介於職事官散官之間。以下凡有衞官皆如此。正六品下階無勳。當卽用下階勳也。從六品上階內有鎭軍兵不滿二萬人司馬一項。提出別敍。不與他職事官同。未詳。從六品下階無勳。當卽用上階勳。以下正七品上階。以下正七品下階。以下從七品上階。以下從七品下階。諸屯監注云。神武令有漆園監。神武、當作神龍。正七品下從七品上下皆無勳。當皆用正七上勳。勳止於七品。以下皆無之。以下正八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正八品下階。以下從八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從八品下階。以下正九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正九品下階。以下從

九品上階。無武職事。此內自下府兵曹以上注云。已上並職事文官。當作並文職事官。以下從九品下階。此上脫誤。宋本已亡。皆以意增改。

唐制多卑官得高階。惟正一品只有太師太傅太尉太保司徒司空。此皆三公也。卻無階。當時爲三公者。借用從一品開府儀同三司爲階官。尊階反卑。李涪刊誤卷上辨之。以爲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既用開府爲散階。而拜三公者反以開府爲階。得不乖舛。若以疇賞勳伐。名數宜緜。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李說是。其又無勳者。疑卽借用正二品上柱國爲勳。上柱國乃勳之最高者。唐制勳既無定。有以至卑之官得此勳者。則亦可以至尊之官兼此勳。且階既以尊兼卑。勳似可以此例也。

職事者諸統領曹事供命王命。上命字誤。

武散官舊謂之散位。武上脫文字。

朝議郎已下。甚爲猥賤。每當上之時云云。上字之上似當有番字。

民部尙書一人。兼掌刑部工部。此下脫事字。

臚列品秩非板法

前所云臚列品秩者。既自正第一品起直至從第九品下階矣。而所臚列者。卻非板法。勳官最濫。如梁府

君等已見前。新書盧坦傳云。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得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戶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卽此一事以觀。坦爲正四品下階官。而其階則正五品下階。其勳則從三品。可見所臚列者非板法。大約官自有一定品秩。而階則或以恩澤加之。或以資序加之。或以寵任破格而授之。勳則以著有勞效而得之。是以與官不必相應。其餘爵邑章服想亦如此。

文武職事官。官也。文武散官。階也。其正四品以下。每品分上下階。以官階勳爵概名曰階。此階字乃是借用。

總論新官志

新書百官志首段云唐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分職定位。其辨貴賤。敍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攷覈而升降之云云。品卽官也。此段提綱挈領。亦自明析。此下先發明宰相沿革。兼及翰林學士、宰相之職云云。以下應提行另起。連寫非。此下則臚列三師三公。次尙書、門下、中書三省。次祕書省。次司天臺。次殿中、內侍二省。次御史臺。三省長官皆宰相。餘臺省以次列之。然後及御史臺。與漢制以丞相御史爲兩府者異矣。且漢制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卽宰相之任。魏、晉以降。三公備位而已。爵尊而不任事。宰相別有其人。至唐而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爲宰相。侍中、中書令雖眞宰相。

不輕授人。而必假爲之稱。視漢及魏、晉又大異矣。漢有三府。卽三公之府。又名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儀同三司亦謂此。已見前第五十六卷。至新百官志說御史臺沿革。則云。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六典第十三卷御史大夫一條注同。與彼三司不同。御史臺之下。次太常、光祿、衞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又次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五監。又次則左右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威衞、左右領軍衞、左右金吾衞、左右監門衞、左右千牛衞。凡十六衞。又次則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六軍府也。又次則東宮官。次王府官、公主邑司官。次外官。自尙書省以上爲一卷。又自內侍省以上爲一卷。又自五監以上爲一卷。又自東宮官以上爲一卷。自王府官以下總爲一卷。愚謂衞府當自爲一卷。東宮官當合王府、公主邑官爲一卷。外官自爲一卷。方覺界畫井然。但圖併省卷數。以見其能簡。而眉目不淸。不便檢閱。亦一病。

宰相位號

宰相之職。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云云。此段剖斷宰相之職與名。頗爲明析。其謂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爲宰相。品位旣崇。不欲輕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此說初唐制也。此下言僕射李靖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起於此。迨其後。惟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若僕射則雖授亦非相矣。舊楊炎傳。歷敍德宗之惡。炎欲誅炎。而其下乃云。遂罷炎相爲左僕射。觀此。炎於罷相之後方言爲僕射。則知僕射非宰相。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爲宰相。錢希白南部新書卷甲云。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

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名不專授。愚謂專疑當作兼。傳寫誤。

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後裴炎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案此條采自南部新書卷甲。

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二卷云。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機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麻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敍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

三省先後序次

三省先後序次。六典先尚書後門下、中書。新、舊志皆宗六典者。故與之同。通典則先門下、中書後尚書。六典本法周官。欲以六部括天下事故耳。其實尚書令因太宗曾爲之。人臣不敢居。遂廢。其後郭子儀亦讓不受。終唐世無爲之者。則遂以僕射爲尚書省之長官。論其品秩。僕射從二品。侍中、中書令正三品。似當以尚書省居先。論其職掌。侍中、中書令是眞宰相。（見通典二十一卷職官宰相一條。）而僕射特以權代令。則又當居後矣。二者雖各有一義。要之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則中書門下居前。於理爲長。唐制。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卽宰相之職。而尙書省不繫平章銜。則其不合先中書、門下兩省可知。

明慶

舊志。左散騎常侍下注有明慶二年。起居郎下注有明慶中。疑皆當作顯慶。避中宗諱改。

司天臺

司天臺。新、舊志同。六典及杜氏通典職官門皆作太史局。且隸祕書監。不別立一條。所云臺者。惟御史一臺而已。此外無別臺也。蓋新、舊志據後定。故不同。

大夫中丞

舊制御史臺一條云。大夫中丞之職。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爲之貳。據六典。當作御史大夫之職云云。

軍器監

軍器監。新、舊志及通典並同。六典不載。未詳。

六軍

六軍。據新志以龍武、神武、神策各左右當之。而舊志說六軍。則數左右羽林。而不數左右神策。通典說六軍。與舊志同。蓋通典據開元。神策始於上元中。在其後。舊志據永泰。雖在上元後。要之六軍之名。仍取舊

制書之。至中晚唐。神策軍兵權最重。故新志以後定者言之歟。今未能詳攷。

舊一百八十四宦官傳。昭宗天復三年。崔允奏云。高祖、太宗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以後。宦官寖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令宦官主之。自是參掌樞密。內務百司。皆歸宦者。允與朱全忠盡殺宦官。左右神策軍並停廢。此段與前七十四卷所引通鑑略同。據此則神策卽分羽林衛所立。

新舊志外官序次不同

新官志末卷。特標外官二字提行。自天下兵馬元帥以下。至防禦使一條止。皆使持節官。非守土之官。故多以使名者。如元帥都統招討總領兵馬。皆爲征伐而設。事平則罷不設。節度以下。則有觀察、團練、防禦、經略。凡五等。自西都、東都、北都牧以下。則皆有職守者。猶今所謂地方官。敍次甚明析。然舊官志於東宮官屬、王府官屬之後。繼以州縣官員四字標題。卽詳載三府都督、州縣都護等官。然後載節度元帥招討防禦團練等使。新書不過取而顚倒其前後次第耳。究之如舊書敍次。亦何嘗不妥。新書往往求異於舊書。惟官志多同。而此篇則以敍次爲異。

六典外官無節鎭

新、舊官志之所以多同者。以其皆用六典爲藍本。而稍增損之故也。六典凡三十卷。二十九卷皆京官。惟末卷是外官。然於節鎭竟一概不載。故其標目云。大唐六典三府督護州縣官吏卷第三十。三府。京兆、河

南、太原也。督。都督也。護。都護也。乍觀之似太疏略。徐思之。都督者。卽總管之改名。而亦卽節度之緣起也。言都督而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經略皆足該之矣。況六典開元時修。情形與肅、代以下大不同。則不載節度等使固宜。

牧刺史一條校誤

舊志。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淸肅邦畿。攷覆官吏。覆、六典作覈。又部內有篤疾才學異能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六典無疾才二字。又若獄訟疑議兵甲云云。六典作獄訟枉疑甲兵徵遣。又其孝悌力田頗有詞學者。率與計偕。六典作孝悌力田者。攷使集日具以名聞。無頗有以下九字。皆以彼爲正。攷使集日者。新百官志。攷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攷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定攷。皆集於尙書省唱第然後奏是也。

過所

舊志。關令。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語本六典。新作車馬出入。據過所爲往來之節。改得殊不如舊。過所、猶言路引。亦似今兵部所給勘合火牌。新志於司門郎中員外郎一條云。天下關二十六。度者本司給過所。是也。然其制不始於唐。漢已有之。洪邁容齋四筆第十卷歷引刑統衞禁律、釋名、漢文帝十二年張晏注、魏志倉慈事、廷尉決事、徐鉉稽神錄以釋過所之義。最詳明。

官階勳爵中晚日漸糾紛

新唐書陸贄傳云。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愚謂唐初官制。惟有官階勳爵四項。尚屬簡明。中晚以下。日漸糾紛。員外試官之多。有增靡已。於是乎一官而變爲數官。權知裏行。檢校判攝。枝岐節贅。不可爬梳。官之外又有正官。正官之外又有職。而勳散爵號。更爲冗溢。往往以卑兼尊。與官不相照應。所以然者何也。突鋒排難者以是酬之故也。顏魯公爲其父惟貞作家廟碑銘。此碑載郘穆金薤琳琅第二十卷。予藏有拓本署云。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末附跋云。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己未。眞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徵軀官階勳爵。竝至二品。案魯公由正三品官吏部尚書。遷從二品官太子少師。而光祿大夫是從二品階。上柱國是正二品勳。開國郡公是正二品爵。故云云也。據新書本傳。公爲楊炎所惡。故有此遷。尚書要官。少師則閒官耳。禮儀使是其差遣。炎罷公尚書。使猶如故。而幷於官言之。不別言差遣。至其階勳爵。則前爲湖州刺史。約在廣德中。書臧懷恪碑。爲撫州刺史。在大厤十二年。書李元靖碑署銜。卽此階勳爵也。舊地志湖州上。撫州中。而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階。乃其後直至尚書。階勳爵始終不改。卽此足證官與階勳爵不必相應。要之彼時人臣銜名。猶不過官階勳爵四項。其後愈覺猥濫。五代尤甚。舊五代史馮道傳。道箸長樂老。自敍階自將

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爲宏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爲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爲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爲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此正分官與職而別言之。又分官與正官而別言之。職與官皆其實任事者。皆似差遣。但猶不言差遣。此種糾紛制度并功臣名號。皆起唐末。中世尚未有。

司馬溫公論唐宋官制

司馬溫公作百官表。已佚。文獻通攷第二百二卷經籍攷采其自序云。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

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浸譌。朱紫日猥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幷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褪衣。旦紆公衮者矣。流及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吏。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案。溫公此序。最中肯綮。而官乃古之爵。差遣乃古之官。職乃古之加官。三語尤爲扼要。此沿五代制。幷改馮道之所謂官者而名以差遣矣。此表所載。乃自宋建隆以下。訖於熙寧。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武官自閤門使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記其遷除黜免。而此序卻追溯官制紊亂之所由。然直從唐高宗、肅宗說起。欲以見此弊不但不始於宋。幷不自晚唐及五代而始。其來久矣。學者讀史。於新、舊唐

書及宋史所最苦者。官名之淆雜累墜。眩瞀心目。試將溫公所謂官乃古之爵云云者以求之。則唐、宋官制。乃可攷見。明正德戊寅書坊愼獨精舍刻通攷。脫誤不可據。今用文集參校增改。

杜佑傳。佑上議曰。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閒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洪容齋續筆第五卷云。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暘。暘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傜正與里長等。愚謂司馬氏言大將軍告身易一醉。此言官之濫。杜氏言柱國值三十頃。此言勳之濫。洪氏言銀青與里長等。此言階之濫。蓋唐官制至五代益亂。宋沿五代之弊。是以官職差遣。化一爲三。不勝其煩。而階勳爵邑之類。徒設空文。皆無實事。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

新舊唐書十四

內樣巾子

舊輿服志。武德已來。始有巾子。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本紀誤作甲子。已見前。宋鳳臺子王得臣彥輔麈史卷上禮儀篇云。隋大業中。牛宏請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錢希白南部新書丙同。如王、錢二說。巾子隋時已有。不始唐初。但用桐木。自不如絲葛著。裹頭帛下一語。其製可見。

總論新書兵志

舊書無兵志。新書補之甚善。但其首段泛說一朝大意。而終之云。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愚謂征防守衛事之大者。後世所欲攷而知者。正在乎此。乃謂其不可悉記而略去之。何也。既略去制度不詳。而記廢置治亂。何益。且此段之前半截。極力提唱搖曳府兵立制之美。又言府兵之所以爲美者。以其能寓兵於農。使人讀之不覺神往。及徐徐讀至下文實敍府兵制度。而所謂寓兵於農者。仍不可得而詳也。所云居處教養。畜材待事。

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者。畢竟如何節目。如何不盡合古。如何得其大意。但有空空唱嘆。絕未明敍其制。令人徒增悵悶。夫古今時勢不同。當隋、唐而必欲行三代之事。反嫌執泥。府兵不盡合古。得其大意。此正其善於調劑處。何但空說一番乎。此制起於周、隋。定於唐初。至天寶而壞。一壞不可再復。然其立法之善。存之足備采取。竊計三百年中。兵事頭緒繁多。而提掇唱嘆空句。亦敍事之不可少者。約須二萬言可了。今只七千餘字。宜其不詳。乃新志既不詳。而通典兵門但載行伍營陣中事。於府兵全不記載。亦爲可恨。

武德三年。析關中爲十二軍。軍置將副一人。以督耕戰。六年。軍置坊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軍將不但督戰。且督耕。又有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者。可見府兵平日卽農夫也。無不耕而食者。其制美矣。但所耕之田。不知在何處。如何給之。如禁軍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有此一句而天下府兵所耕之田則不見。如何督之。如何檢察勸課之。且府兵散在天下。而隸於諸衞折衝都尉府。諸衞府在京師。平日如何統屬。關內道近。尙可。若遠者。殊不曉其統屬之法。其平日受治於州刺史縣令。與其所出租庸調。與平民同乎。異乎。皆不得知。以意度之。軍將副坊主。大約似今衞守備耳。下文云。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又云。府兵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衞京師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無握兵之重。此二段稍見寓兵於農崖

略。然於所謂征者略見之矣。而所謂防守衛者。則全未之及。

杜牧樊川文集第五卷原十六衛篇。多是議論。亦不見制度。中一段云。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襏襫耕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及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此段亦頗見征防守衛之概。

置府之數各書互異

新兵志云。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文獻通攷一百五十一卷引章氏曰。名俊卿。箸山堂考索。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愚謂章氏所攷數不同者。猶據他書。今觀新百官志折衝都尉下注。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與會要同。與兵志已自相違。又兵志言關內二百六十一。而地理志關內道所載府凡二百七十五。二者亦不同。何也。新書意主簡明。愛惜筆墨甚矣。而此段百官志注文與兵志多重複何不歸併一處。而於官志但云詳兵志。又杜牧原十六衛篇自注又云。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甚分明。不知何以互異如此。

兵志校誤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云云一段。說農隙閱武之法。內二人校之人合譟而進云云。

上人字衍。又左右擊鉦少卻云云。右當作校。二字文獻通考誤與汲古閣新兵志同。以意改。此在京師教閱訓練也。天下州縣府兵如何訓練。則不可攷。

彍騎

新兵志。府兵之法壞。番役更代不以時。衛士稍亡匿。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開元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彍騎。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三衛爲六番。案張說傳。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其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據此似其初本府兵散居各州郡。番上宿衛。說所募則聚居京師。以十二萬兵聚居京師。勢有不給。故復分隸之。而所分隸亦但在近畿。無遠者。兵志空發議論多。紀載實制少。文獻通攷鈔撮而已。無所發明。故不能詳悉。

方鎮節度使之兵

舊書於地理志中說方鎮兵制。新書則摭入兵志。雖意在移易其篇名。以竄改閱者之耳目。但舊無兵志。故入地理。此等本是兵事。入兵志是也。惟其所敍各道之各軍各守捉各城各鎮。與舊地志頗多互異。此等皆是實法實事。作者固不便以意妄造欺人。自是各有所據。大約新舊據後定者。然以新書之立意欲求異於舊書。則此等互異處。斷不可偏信新而廢舊。如舊地志平盧二軍。此一軍。又范陽。彼九軍。此十六

軍。又河西。彼八軍。此十軍。又隴右。彼九軍。此十八軍。又劍南。彼六軍鎮。此十軍三十八鎮。又嶺南。彼二軍。此六軍。其他數雖同而名亦多異。至於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二段似與舊地志更大不同。攷江南道、河南道並非節度道名。彼但云福州刺史、萊州、登州刺史領之。恐此志據後定者。至於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攷此九軍六城一守捉。舊地志皆爲朔方節度所管。而此乃以爲關內。蓋其實是朔方節度所管。但在關內道界中耳。似異實同也。

三蒼說文字林

舊經籍志。小學類三蒼三卷。李軌等譔。郭璞解。李軌、當作李斯。又三蒼訓詁二卷。張揖譔。說文解字十五卷。許愼譔。字林十卷。呂忱譔。愚案。三蒼說詳二十二卷。史籀所作史篇十五篇。西漢時著於功令。學僮能諷。乃得爲史。建武雖亡其六。殘本尙存。今唐志遂不載。則已亡矣。竊疑魏、晉、南、北朝人好古者多。何以致亡。據漢志。三蒼多取史篇文字。然則史篇卽在三蒼中。士子以其不必兩習。故亡耳。然三蒼故在也。呂忱、晉人。晉書無傳。其爵里可攷者。北史三十四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表稱晉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而隋書經籍志則云弦令。其字林卷數。江式云六卷。已與舊唐志不同。封演聞見記第二卷文字篇又作七卷。新唐藝文志又作十卷。宋史藝文志又作五卷。其作書之旨。江式云。尋其況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案偶

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封演云。呂忱案羣典。搜異字。譔字林。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是忱所益。張參五經文字序例云。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箸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就江式、封演、張參說尋之。規模約略可睹。新書選舉志云。凡學館諸生。九經外。讀說文、字林、三蒼。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張參亦云。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唐時三書與蔡邕石經並立學。課士如此。宋史藝文志雜亂無章。誠難深據。姑就攷之。此志已無三蒼。則三蒼亡於宋。然猶有字林。不知何時又亡之。尚幸說文巋然特存。若有神物護持。學者未通此書。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蒼頡埤蒼

漢志又有蒼頡篇。即三蒼也。但合之耳。今舊唐經籍志、新唐藝文志皆有蒼頡訓詁二卷。杜林譔。似唐尚有此書。宋志則亡矣。又曹魏張揖譔埤蒼。似是埤益蒼頡者。又撰廣雅以廣爾雅。二書新、舊唐志亦皆有。舊埤蒼下注張揖譔。誤。隋曹憲注廣雅。避諱改博雅。宋志直言曹憲博雅。非也。而無埤蒼。則亦亡於宋。今吳琯刻廣雅存。陽湖孫星衍采羣書所引蒼頡篇。興化任大椿采字林。皆成卷帙。雖不全。稍存古人面目。

唐以前音學諸書

小學有二。首文字。次聲音。論其根本。聲音原在文字之前。論其作用。必以文字爲主。聲音反在所緩。蓋二者皆易變亂。但文字實。聲音虛。既從實處捉定。聲音雖變不怕。唐以前字學書存者尙多。而說文之存。尤爲斯文之幸。能通說文。得其門而入。可與言學矣。其次則聲音亦宜稍留意。觀舊唐經籍、新唐藝文志。唐以前音學諸書。竟無一存者。惟廣韻雖宋人所修。尙存唐人規模。

字學書史籀已有。音學書魏、晉以下方有。今既盡亡。而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陰時夫韻府羣玉。併二百六部爲一百六部。變亂舊章者。盛行於流俗。有志之士。反而求之廣韻。其亦足以知聲音矣乎。曰。否。廣韻雖仍存魏、晉、齊、梁及唐人面目。但李登、呂靜、沈約諸人作韻書。祇據當時之音爲定而已。不能追攷三代以上古音也。宋吳棫才老作韻補五卷。雖有意攷古音。然實不知古音。濫取漢、魏、隋、唐之文異於今者。卽以爲古。雜亂謬誤。明陳第季立毛詩古音攷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稍知求其原本。直至顧絳寧人音學五書及韻補正出。古音始復存。予深信篤好之。友人戴震、段玉裁議顧氏尙有失。予未能究通。且從顧氏。

寧人宿傅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芒矣。寧人怪而問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寧人亦不覺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戲之。然則古可好不可泥也。聲音固爾。文字

亦然。蓋聲音文字。隨時而變。此勢所必至。聖人亦不能背時而復古。文字雖易變。說文不亡。則字學常存。此書殆將與天地無終極。字不虞其變也。聲音雖易變。皆變在未有韻書之前。李登、呂靜、沈約諸人。過小功大。既有韻書。音亦不虞其變也。蒼頡古文、史籀大篆、李斯小篆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隸書。吾從衆也。惟於隸書中去其舛謬太甚者。使不違古篆之意。且於唐、宋史鑑所無。徐鉉新附所無之字。屏而不用。亦足矣。古音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唐、宋。亦吾從衆也。要惟讀周、漢以前書用古音。讀晉、唐以後書用今音。斯可矣。大約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並行而不相悖。是謂通儒。

聲音文字學之門也。得其門者或寡矣。雖然苟得其門。又何求焉。終身以之。惟是爲務。其佗概謝曰我弗知。此高門中一司閽之老蒼頭耳。門戶之事。熟諳極矣。行立坐臥。不離乎門。其所造詣。鈴下而止。不敢擅自升堂階。況敢窺房奧乎。予於此等姑舍是。因讀新、舊唐志附論之。

開元禮

唐禮莫箸於開元。舊經籍志有大唐新禮一百卷。房玄齡等譔。此貞觀禮也。而無開元禮。新藝文志則以新禮爲大唐儀禮。注云。長孫无忌、房玄齡、魏徵、李百藥、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于志寧等譔。貞觀十一年上。而又載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注云。長孫无忌、許敬宗、李義府、劉祥道、許圉師、韋琨、蕭楚材、孔志約

等譔。顯慶三年上。又載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嵒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嵒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修貞觀、永徽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譔緝。蕭嵩總之。新選舉志云。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與正員。又云。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然則此書立於學官。以爲科目課試取士。其重如此。李涪以開元禮及第。見北夢瑣言第九卷。所以藝文志別載開元禮義鏡一百卷、京兆義羅十卷、類釋二十卷、百問二卷。皆所以發揮此書之義。其學盛矣。舊志之不載。誠爲闕漏。宋史二百四卷藝文志三儀注類仍有之。并有百問、類釋。而又有儀鏡五卷、韋彤義釋二十卷、義鏡略十卷、教林一卷。是宋代此學猶在。逮及元、明。遂無聞焉。各家書目皆不見。惟朱先生彝尊集中有跋。予從平望汪鳴珂借錄。凡一百有八卷。今存。

唐律

夫子稱信而好古。又稱好古敏求。居今日而言古。唐以前書是也。朱先生彝尊跋石藥爾雅云。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此眞一語破的。蓋其生平搜奇訪祕。專務博采。晚乃有見。故能爲此言。竊謂唐人之書。如石藥固無甚關繫。卽開元禮亦非至要。獨唐律之僅存者。乃爲希世之寶。元泰定四年刻。柳贇爲序。附以王元亮釋文者。朱先生亦有跋。以舊志所載刑法類中各書攷之。不知元刻唐律當志中何家。予訪求三十

年不獲。近始鈔得。

員半千

新藝文志第五十別集類員半千集十卷。董衡唐書釋音第五卷音王問切。則當讀若運矣。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三卷辨誤篇謂左傳伍員。陸德明音云平聲。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仕劉宋。奔元魏。本彭城劉氏。以忠烈自比伍員。改姓員。則員姓正當爲平聲。董音誤。竇苹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位清要。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姓音誤人矣。前涼錄已有金城員儆。此姓不始凝之。又芸閣姓苑云。員氏。其先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於鄖公辛。辛生鬬懷。員蓋辛之後。平王時。敖爲大夫。則此姓又不始於儆。鄖音云。則員不當音運。以上皆吳說。愚謂元黃公紹韻會第六卷。員于權切。音與元韻元同。詩。聊樂我員。員于爾輻。景員維河。竝音云。行人子員、伍員音亦同。唐員半千。董衡音運。竇苹書至元而亡。今惟董衡存。此類正如鏻欽之鏻。音若婆。姑仍唐讀。毋庸辨正。吳曾掇拾。徒長蕪蔓。愚所不取。新唐列傳第三十七卷半千有傳。

李康

李康玉臺後集十卷。晁氏讀書志作李康成。此脫一字。

舊志載唐人文集只百餘家。新志約六百餘家。今世宋、元集數見不鮮。唐人集則寥寥矣。張天如但采漢、魏、六朝。不及唐人。予訪求數十年。又有友人張德榮吳翌鳳相助。所得頗博。王阮亭居易錄一則云。朱竹垞言所見唐人文集。自韓、柳、元、白數集外。則張曲江、顏魯公、獨孤及、劉禹錫、元結、李衞公、陸宣公、杜牧、沈亞之、歐陽詹、呂溫、李觀、司空圖、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皇甫湜、李翺、孫樵、劉蛻、黃滔二十餘家。皆予所及見者。若富嘉謨、吳少微、李華、蕭穎士、賈至、李翰、樊宗師、梁肅、盧肇、馮宿、劉軻之徒。皆不見其全矣。竹垞、阮亭皆見之。二十一家予少呂溫、劉蛻。餘皆有。竹垞見阮亭不見之十一家。予有李華。餘皆無。此外竹垞、阮亭未舉及而予有者又數家。合人間所習見。共約四十家。以新志攷之。未及十之一。新志有詩無文者。亦以充數。予則徒詩者不取。明蜀刻權德輿集但有詩文則目錄空存故置不列。明代諸公。剏論不讀唐以後書。此輩固不讀唐以後書矣。而亦何嘗讀唐以前書乎。勦其字句。襲其聲調。但以供詩文之用。遂可謂之能讀乎。若果實能讀徧唐以前書。雖未讀唐以後書。吾必謂之學矣。然果實能讀徧唐以前書。其勢亦必須會通宋、元。必不能截然自唐而止。畫斷鴻溝矣。經學史學姑不論。即唐以前文集。七才子所摹擬。大抵不過幾名家幾大家。且多看選本。少看全集。博觀而約取。去短而集長。惟深心嗜古之士爲能然也。

新食貨加詳

新食貨志較舊志加詳。約幾倍之有餘。似勝於舊。

庸法新舊不同

新食貨志。授人以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舊書。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二者既不同。新加役二十五日者。二十日者。亦似互誤。

餧

新食貨志。凶荒潰散。餧死相食。說文卷五下食部。餧。飢也。俗誤作餒。說文無此字。已見前六十八卷。

澹

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澹常平本錢。澹舊作充。俗作贍。在說文卷六下貝部新附。

瓠

輓夫繫二瓠於胷。而繩多絕。說文十四上金部新附。瓠、裂也。从金爪普擊切。與此文義不合。且董衡唐書釋音第五卷音攻乎切。則从瓜不从爪。然此字他書未見有用者。董氏亦但釋其音。不解其義也。詳攷之。新書此條。實采自張鷟朝野僉載第二卷。彼詳述楊務廉於陝州三門鑿山燒石。施棧道。牽船運米。蓋小人立苛法。徒病民而無利於國。其害如此。此新書之采小說而有益者。舊書則無瓠。乃俗字。張鷟用之。而

新書仍之.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三

新舊唐書十五

盧承慶參知政事

新宰相表顯慶四年五月丙申。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承慶本傳作同中書門下三品。

神龍二年應添一句

神龍二年七月辛未。流暉於嘉州。彥範於瀼州。恕已於環州。元暐於古州。柬之於瀧州。此下應添一句云。暉、彥範、恕已尋皆被殺。此後如昭宗朝裴樞、獨孤損、柳璨之類。遺漏其被殺者甚多。此表之例。宰相除拜罷免貶竄誅死皆書。而自亂其例者卻不少。今不備及。

論方鎮表

方鎮之建置分割移徙。最爲糾紛。以唐一代變更不一。竟無定制。所以覽史者苦於眯目。舊書無表。新書特補方鎮表。開卷瞭然。此新書之最善者。但舊地志於節度使亦曾分作兩番敍述。前面先列十節度。開元二十一年所置。每道用小字注其治所及所管。後面又列四十七使。係至德以後所置。亦每道用小字注其治所及所管。十節度易於明了。如舊志所列已足。其四十七使分合更易。繇若亂絲。此非表不能整

理。而舊志但累歷而舉之。豈能條析乎。且兵自宜別爲志。方鎭自宜別爲表。盡入地理。一何喧混。此新書體裁所以爲善也。其以十道節度入兵志。以四十餘使入方鎭表。瓜疇而芋區之。此亦出於不得已。要之十道者卽四十餘使之先聲。四十餘使乃十道之後局也。相爲首尾。不可離析。今兵志有其始制。不見後來改更。方鎭表但有後事。不見其初來歷。此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而作者竟不得不出於此。何也。避重複也。竊謂重複固不可。然宜於兵志敍完各道節度所管軍城鎭守捉之下。轉到開寶亂後事。添入醒目之語云。自肅、代以後。增置節度愈多。列鎭相望。星羅棋布。其建置沿革。詳見方鎭表。自是天下府兵。昔時隸籍衞府者。皆變爲方鎭之兵。天子不得而調發之矣。又方鎭表敍首云。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衞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數語略見府兵大概。正與兵志中語相髣髴。此下乃直接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云云。其下又接方鎭之患。各專其地。連衡叛上。以力相併云云。末徑結云。可不戒哉。不卽編年列表。其冒頭本說府兵法制之善。而下半段直說方鎭爲害。亦不說作表緣起。轉落承接處。眉目全不分曉。宜於不得以有之之下接云。此府兵之制所以爲善也。其後弊壞。睿宗之世。始置節度使。開元增置有八。所管守捉軍城鎭。詳見兵志。天寶大亂。自是增置諸鎭。凡有數十。然後接土地之廣云云。至末可不戒哉之下宜云。今斷自景雲元年。列其疆域建置。作方鎭表。如此方明析達心。則其言略。不爲下學之地。此其病也。

方鎮表與他家互異

新方鎮表與舊地志所列至德後四十七使。及杜氏通典州郡門。皆有互異處。其名稱。其體制。其品秩。其管轄。其職掌。頻經改易。又數數叛服不常。紀載之紛岐。固難畫一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據自序。稱四十七鎮。方鎮表所列。凡四十四鎮。吉甫書進於元和八年。方鎮表始景雲至唐末。其數之不同。今未暇詳攷。且吉甫書已闕六卷。就其存者與新表、舊志參對。三者已各不同。移徙分割。紛亂不可爬梳。不耐更參求矣。

方鎮但表其地未表其人

新方鎮表但表其地。未表其人。亦一恨事。竊謂宰相世系。舉宰相家之子弟族姓。盡陳簡册。方鎮乃一代興亡所繫。較彼尤切。若能取新、舊各列傳及唐人文集碑刻小說。臚其人而表之。年爲經。地與人爲緯。尤爲史家快舉。予老矣。欲辦此。鉤稽甫始。便覺目眩魂搖。嘗勸友人諸廷槐成之。尙未脫稾。

宰相世系先後之次

宰相世系表。編次先後。理須立爲義例。而衆姓未便以意爲先後也。故仍依除拜之先後。宰相年表首列武德元年六月裴寂拜右僕射知政事。世系表卽以裴姓居首。而凡此姓中各房所有宰相。直至唐末。俱以類從。敍畢裴姓。卽及劉氏者。以劉文靜卽次裴寂爲納言也。此例甚妥。

世系表與年表例不同

宰相年表陳叔達之下。卽次以涼州總管楊恭仁遙領納言。但遙領不同眞授。故世系表不數。越過恭仁。而先及封德彝。德彝之下。恭仁卽入爲吏部尙書兼中書令。故以楊氏次之。年表楊恭仁之下。卽次以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檢校亦非眞授。故世系表越過宇文氏不數。先列高士廉。然則世表之例。以遙領檢校不數。而兼銜者仍數之。與年表例不同。

楊氏越公房

宰相世系表。楊氏越公房。自中山相結傳至越恭公鈞。號越公房。其後傳至國子祭酒寧。生四子。汝士、虞卿、漢公、魯士。皆貴。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同。而此下所敍則不同。南部新書。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爲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相阻。遂不歸。巖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襲。巖爲丞相。及叔父西上。巖以圖籍入覲。卒於秀州。年八十餘。巖之第三子曰鄖。入京爲員外郎分司判西臺。卒。鄖之子曰蠙。曰蛻。蛻、淳化三年登科司封員外郎。蠙之子曰侃。端拱二年成名。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希白是錢鏐之曾孫。元瓘之孫。倧之子。叔父假納土歸宋。巖爲其丞相。故奉圖籍將入覲而死於路也。世系表則以堪爲知退之弟。非其子。郁爲魯士子思實之子。與南部以爲虞卿元孫之子者大

不合。且魯士既與汝士、虞卿、漢公嫡兄弟。汝士、虞卿、漢公官位皆顯於文宗之初年。則魯士當不大遠。何以隔百四五十年。至宋太宗卽位之八年。其孫方得成名。此大可疑。而楊氏既官於吳越。希白於祖父寮屬。親與周旋。知之必審。舊書虞卿傳亦以堪爲知退弟。與世系表同。而與南部不合。疑舊書亦誤。乃又以汝士爲虞卿從兄。非嫡兄。則又與世系表不同矣。世系表追溯其上世宗派。直至秦、漢、三代者。往往附會荒誕。洪邁容齋隨筆第六卷已辨之。若其支裔仕唐者。宜皆可信。然猶不免多所抵牾若此。

李元紘衍

李氏除宗室自入宗室世系表外。其非宗室而入宰相世系者。分而爲二。曰隴西。曰趙郡。隴西定著四房。武陽、姑臧、燉煌、丹陽。趙郡定著六房。南祖、東祖、西祖、遼東、江夏、漢中也。丹陽李氏有元紘。是武后宰相昭德之子。而漢騎都尉陵裔李氏又有元紘。相玄宗。丹陽李氏下元紘二字必是傳寫誤衍。非同姓名者。

觀大沖華

趙郡李氏。南祖之下。有觀無位。而東祖之下亦有觀。則注云。監察御史。攷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十四李元賓墓銘云。李觀、字元賓。隴西人。則非趙郡甚明。其下文又言觀登進士第。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新書文藝傳皆與之合。則非此南祖。東祖之下。一無位。一御史。又甚明。乃文藝傳先言李華、趙州贊皇人。是趙郡矣。其下文言從子觀、字元賓云云。不合一也。文藝傳。華曾祖太沖。今世系表趙郡東祖下太沖雖

爲華曾祖一行。而華曾祖自名贊王。太沖曾孫中無華。不合二也。文藝傳。太沖官祠部郎中。華官右補闕。而世系表太沖官雍王友。華無位。不合三也。表傳抵牾如此。

兩泌鯈

趙郡東祖下有父名泌子名鯈者。泌無位。鯈懷州錄事。而遼東李氏又有泌、字長源。相德宗。子鯈。和州刺史。已屬可怪。乃一百三十九卷有李泌傳。後附其子鯈傳甚詳明。首言泌爲魏八柱國弼六世孫。世系表敍趙郡各房之先人不及弼。且鯈傳言其歷隋州、亳州二刺史。與表和州亦不合。種種齟齬。皆不可解。

元和太和開成間李氏六宰相

世系表。趙郡李氏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楷五子。輯、晃稱南祖。芬、勁稱西祖。叡稱東祖。趙璘因話錄卷二商部云。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爲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今攷宰相年表。元和初固有李藩、李吉甫、李絳三人。因話作蕃者。特傳寫誤。而世系表。絳出東祖。吉甫出西祖。與因話合。至藩則世系末段總敍某房宰相若干人數內。藩在南祖之列。亦與因話合。獨橫格內有脫誤。遂似無可攷。世系。德裕爲吉甫子。固不待言。而固言亦列南祖下。云。字仲樞。相文宗。再攷舊書藩傳。曾祖至遠。天官侍郎。壁州刺史。祖循。考功郎中。父承。湖南觀察使。新世系表南祖下。鄜令休烈生五子。長鵬、字至遠。壁

州刺史。鵬子畬。字玉田。考功郎中。畬子承。山南東道節度使。承子潘。舊稱鵬爲至遠者。唐人多以字行也。承官與舊異。當以世系表爲正也。潘卽潘。傳寫誤。又脫去字叔翰相憲宗六字也。汲古閣板號精善。而脫誤甚多。未見勝他本。往往如此。至遠之第四弟希遠。希遠子幷。幷子峴。峴子固言。則固言於藩爲同高祖緦麻弟兄。當云三從弟。因話云再從弟。徵誤。其珏世系雖列於東祖。但絳是東祖叡之後。此爲嫡支。若珏則別一支。跳行另起。但云東祖之後又有諤。自諤更五傳至珏。諤於叡其世次已無攷。況珏與絳乎。則因話謂珏爲絳近從者誤。又世系南祖有敬元。相高宗。而東祖又有平陽令敬元。案其年數輩行。平陽令實在後。雖服屬已遠。但族中有宰相。竟與同名。無此理。此亦傳寫誤。

李氏宰相世表遺漏

玉泉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歷七鎭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今世系表無三人者。宗室世系表亦云。某房宰相若干人。石、程、福已入彼表故也。惟宰相年表。會昌二年。尙書左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皆無。疑遺漏。大約他姓遺漏尙多。今未暇詳攷。舊一百七十六讓夷傳隴西人。則非宗室。

鄭氏北祖南祖各房

趙璘因話錄卷二商部云。司徒鄭眞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俱住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

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案。眞公當作貞公。傳寫誤。餘慶也。招國、長安坊名。屢見李商隱詩。此種乃小說家閒話。而新書於餘慶傳遂摭入之。又以招國爲昭國。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貴主家昭國里。未知孰是。宗叔者猶言族叔。蓋雖同宗而疏遠無服。攷宰相世系表。鄭氏。後魏建威將軍南陽公華爲北祖。其弟簡爲南祖。華生允伯。允伯生幼儒。幼儒生敬德。敬德生摭。摭生弼誠。弼誠生九思。九思生曾。曾生長裕。長裕生慈明。慈明生餘慶。此爲北祖一派。簡生季騶。季騶生宵。宵生伯欽。伯欽生孝紀。孝紀生過庭。過庭生崇業。崇業生杳。杳生羨。羨生絪。此爲南祖一派。絪雖於餘慶爲叔父。然絪之十世祖方與餘慶之十一世祖爲嫡兄弟。故曰宗叔。趙璘與世系表合也。新於餘慶傳乃改爲從父絪。從父者。父之同祖弟兄方可稱之。此非是。於絪傳云。餘慶從父行。添一行字便妥。又新餘慶及絪傳不載其祖父之名。與官。舊書傳則載之。與世系表多同。而餘慶父單名慈。則脫下明字。文憲公珣瑜也。新書珣瑜傳作文獻。未知孰是。堂兄是同祖弟兄。案。世系表。餘慶之父慈明。與珣瑜之父諒。皆許州刺史裕長之子。則趙璘與世系表合。璘於末自注云。其後門內居台席者多矣。案。世系表。珣瑜之子覃相文宗。朗相宣宗。餘慶之孫從讜相僖宗。故璘云云也。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四

新舊唐書十六

舊書避唐諱

劉昫以唐爲本朝。故避其諱。而亦有不諱者。此乃後人所改。其諱者則改之未盡耳。如舊林士宏傳。持書侍御史。持本治也。而封倫傳仍有治書侍御史唐臨。劉文靜傳。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原本無基字。而長孫順德傳劉宏基。原本仍有基字。宏基本傳及長孫无忌傳同。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聊一見之。至於一百三十四卷馬燧渾瑊傳贊云。再隆基構。克殄昏氛。連用隆基二字。則不可解。

宗室諸王

宗室及諸帝子。舊皆案其時代而分廁之。新改爲總聚於諸臣之前。二者似皆可。

開國名將戰功甚略

尉遲敬德、秦叔寶等皆百戰名將。新、舊書於其戰功敍述甚略。蓋草昧之初。未立記注。事多湮沒。

一事並載各傳文複宜併

舊書一事而各傳並見其文重複者頗多。俱宜歸併一處。如劉文靜傳。文靜與劉政會投急變告副留守

王威。高君雅反。此事政會傳又重出之。宜歸併一處。李綱傳。巢王元吉授幷州總管。宇文歆爲佐。放縱攘奪百姓。歆上表奏之。坐免。尋又復職。劉武周來攻幷州。元吉棄城遁歸。高祖欲斬宇文歆。綱諫止之。後元吉傳與綱傳重複者凡四五百字。宜歸併一處。房玄齡傳。貞觀元年論功行賞。以玄齡等爲第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與之爭論一段。已載神通傳。宜歸併一處。酷吏來俊臣傳。脅狄仁傑承反。不肯從。王德壽牽楊執柔書被頭帛。寄子光遠訟寃。俊臣又代爲謝死表。召見。知其僞。得出。此事已見仁傑傳。但俊臣傳視彼稍詳。宜歸併一處。又李善、曹憲之弟子。而邕之父也。舊書於儒學曹憲傳後已附善傳。而邕在文苑傳。又復詳敍善事。兩處雖稍有詳略不同。然大概無異。宜歸併一處。又楊炯傳載炯所議冕服之制。多與禮儀志複出。宜歸併一處。所謂歸併一處者。非謂已見彼傳。此傳可不見也。但宜詳於一傳。而於他傳之互見者。則删之極簡。云詳某傳。如此乃爲得體。既令事蹟詳明。又不煩浪費筆墨。

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一傳之中。重複敍述。其疏尤甚。更不待言。

新書自稱爲文省於舊。然如來濟、高智周傳。本係閑談。而兩處複載。此類頗多。已見吳縝糾謬第十二卷。又如第百八十二卷崔遠傳。載其祖母唐乳姑事。已見柳玭傳。此尤重出可厭。

舊書各傳無字者多

史家列傳之體。每人輒名字並舉。此常例也。舊書各傳亦舉其字。而其無字者則甚多。如宗室襄武王琛、

廬江王瑗、溫大雅之弟彥博、鄭善果之從兄元璹、李大亮之族孫迴秀、宇文士及、高祖子衞王元霸、虢王鳳、李勣、岑文本兄子長倩之子義、薛收子元超之從子稷、崔仁師之孫湜、湜弟液、太宗子恆山王承乾、庶人祐、楊纂、纂族子宏禮、劉德威子延景、柳亨、于志寧、韓瑗、上官儀、崔敦禮、盧承慶、劉祥道、許敬宗、李義府子湛、張儉、劉仁軌、裴行儉、行儉子光庭、唐臨、張文瓘、裴炎、劉禕之、魏元同、韋思謙子嗣立、蘇瓌子頲、狄仁傑族曾孫兼謨、桓彥範、敬暉、趙彥昭、宗楚客、婁師德、薛訥、李嶠、崔融、姚崇、李元紘、嚴挺之子武、畢構、盧從愿、李朝隱、王丘、韋湊、湊從子虛心、虛心父維、韓思復、辛替否、劉子玄子貺、餗、秩、迅、貺子滋、蕭穎士、郭知運子英傑、英乂、王君㚟、韋堅、崔圓、杜鴻漸、馮盎、阿史那社尒、叔祖蘇尼失子忠、契苾何力子明、房琯、張鎬、高適、苗晉卿、裴冕、裴遵慶、元載、第五琦、令狐彰、張鎰、李抱眞、李寶臣、李光顏、馮宿、蕭俛、從弟倣、馬植、劉瑑、豆盧瑑、竇德明、姪懷貞、長孫敞、敞從父弟操、崔知溫、張知謇、歐陽詢、張後允、蕭德言、許叔牙、王紹宗、祝欽明、徐齊聃、杜易簡、從祖弟審言、沈佺期、陳子昂、宋之問、閻朝隱、李適、賀知章、王澣、李邕、唐次、李嗣眞、吳筠、以上諸人舊皆無字、以新書攷之、則琛字仲寶、瑗字德圭、彥博字大臨、元璹字德芳、迴秀字茂之、士及字仁人、元霸字大德、鳳字秀成、勣字懋功、義字伯華、稷字嗣通、湜字澄瀾、液字潤甫、承乾字高明、祐字贊、纂字續卿、宏禮字履莊、廷景字冬日、亨字嘉禮、志寧字仲謐、瑗字伯玉、儀字游韶、敦禮字安上、祥道字同壽、敬宗字延族、湛字興宗、儉字師約、仁軌字正則、行儉字守約、光庭字連城、臨字本德、文瓘字稚圭、炎字子隆、

褘之字希美。元同字和初。嗣立字延構。頲字廷碩。兼謨字汝諧。彥範字士則。暉字仲暉。彥昭字奐然。楚客字叔敖。師德字宗仁。訥字愼言。嶠字巨山。融字安成。崇字元之。元紘字大綱。武字季鷹。構字隆擇。從愿字子龔。朝隱字光國。丘字仲山。湊字彥宗。虛心字無逸。維字文紀。思復字紹出。替否字協時。貺字惠卿。餗字鼎卿。秩字祚卿。迅字捷卿。滋字公茂。穎士字茂挺。英傑字孟武。英乂字元武。君㚟字威明。堅字子全。圓字有裕。鴻漸字之巽。盎字明達。忠字義節。明字若水。琯字次律。鎬字從周。適字達夫。晉卿字元輔。冕字章甫。遵慶字少良。載字公輔。琦字禹珪。彰字伯陽。鎰字季權。一字公度。抱眞字太元。寶臣字爲輔。光顏字光遠。宿字拱之。倣字思道。植字存之。璩字子全。豆盧瑑字希眞。懷貞字從一。敞字休明。操字元節。知溫字禮仁。知謇字匪躬。詢字信本。後允字嗣宗。德言字文行。叔牙字廷基。紹宗字承烈。欽明字文明。濟聃字將道。審言字必簡。佺期字雲卿。子昂字伯玉。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朝隱字友倩。適字子至。知章字季眞。澣字子羽。邕字太和。次字文編。嗣眞字承胄。筠字貞節。新書必非妄造。舊不如新。

又如房喬字玄齡。而新云玄齡字喬本。碑同。舊書于志寧無字。而新云字仲謐。此見崔敦禮碑。新與碑同。碑乃當時所立。而新與之同。知其非妄。裴行儉字。張說譔神道碑正與新書合。見英華八百八十三卷。行儉子光庭字。張九齡譔神道碑正與新書合。光庭卒於開元二十一年。碑立於二十四年。契苾明字。婁師德譔碑正與新書合。碑立於先天元年。李光顏字。李程譔碑正與新書合。碑立於開成五年。足見新書之

確。惟孔穎達。新、舊皆云字仲達。而本碑云字沖遠。此以字相似而誤也。

此外如尉遲敬德、閻立德、高季輔、蘇定方、徐有功、王方慶、唐休璟、徐彥伯、郭元振、元行沖、張道源、徐文遠、陸德明。舊皆無字。而新則云。尉遲恭字敬德。以字行。閻讓字立德。以字行。高馮字季輔。以字行。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徐宏敏字有功。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唐璿字休璟。以字行。徐洪字彥伯。以字行。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張河字道源。以字顯。徐曠字文遠。以字行。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並當以新爲正。

若李嗣業、張嘉貞、郭子儀、劉允濟。舊皆無字。而新云。李嗣業字嗣業。張嘉貞字嘉貞。郭子儀字子儀。劉允濟字允濟。此等在今日觀之。則殊屬可笑。反不如舊書之佳。然攷之前史。亦自有此等。如梁書劉孝綽字孝綽之類。蕃將儘可無字。而云尙可孤字可孤。則無謂。

至於崔允字昌遐。而新云字垂休。此則二書各有字而不同者。舊韋機新作韋宏機。舊盧鴻一新作盧鴻。此則幷其名亦不同者。舊張知謇蒲州河東人。而新云幽州方城人。舊李嗣眞滑州匡城人。而新云趙州柏人人。舊吳筠魯中儒士。而新云華州華陰人。此又鄉貫不同者。

美惡宜別卷

凡作史者。美惡必宜別卷。所以類族辨物。使薰蕕異器。閱者一覽可知。舊唐書不然。姚璹邪佞。乃與狄仁

傑同傳。王及善、杜景儉、朱敬則皆屬清正。而以楊再思小人與之同卷。亦非其類。新書則及善、景佺自與王綝等同卷。朱敬則與狄仁傑、郝處俊同卷。再思改爲與宗楚客、祝欽明等同卷。欽明鄙劣小人。舊乃入儒學傳。新改之極當。又如僕固懷恩之反。辛雲京釀成之。而舊乃與李光弼同卷。李正巳背叛。而舊乃與薛嵩、令狐彰、田神功同卷。陸扆非小人。舊至與柳璨相次。凡此皆以新書所改爲允。若劉元佐、董晉、陸長源、劉全諒四人者。情事相連。舊合爲一卷。尚可。乃將李忠臣、李希烈、吳少誠及弟少陽、子元濟一并攙入同卷。亦爲非類。新改忠臣入叛臣。希烈、入逆臣。是也。但元濟不入叛臣。則又未妥。

段秀實、顏眞卿恰好合傳。天造地設。馬燧、渾瑊同傳。秤停而出。搭配極精。宇文融、韋堅、楊愼矜、王鉷皆聚斂小人。自宜類聚。新書每事必與舊書違異。而於此等處亦不能出其範圍。

前史惟晉書中閒亦有忠奸同在一卷。不拘其類者。此必別有相與類敍之道。其中頗有關涉。不便分析故耳。舊書閒有可援此爲例者。如第五琦、班宏皆小人。而劉晏無大劣跡。居官頗有可稱。三人亦似不宜同卷。而同卷者或以其皆理財賦。亦可類從。新書每多改舊。而劉晏以下五人同卷則仍之。田承嗣、田悅等之凶逆。田宏正、田布父子之忠貞。一門之內。善惡判如冰炭。然因事類記。或不得不聚於一卷中。此似亦未可以編次不倫責之。

可以無傳而有傳

趙涓、李紓、鄭雲逵官非要重。又無大功大過。皆可不必立傳。舊皆入列傳。殊爲煩冗。新既稱爲文省於舊。於此等正宜省之。乃仍存之。又取舊書忠義中之庾敬休。儒學中之徐岱、馮伉。文苑中之王仲舒。併入共爲一卷。實皆可以不載者。明知其贅而闕論贊。則更爲非體矣。敬休之祖父。不過遇亂逃匿。未嘗有抗節不撓。捐軀殉國之事。未可言忠義。至敬休安流平進。乃列爲忠義。殆因其祖父而誤入之。舊書之謬。于此爲甚。改入列傳。雖稍勝其實。敬休亦可無傳。又舊良吏中如閻濟美者。新改爲列傳。此求異於舊書耳。其實此人毫無事蹟。刪去可也。

當有傳而無傳

裴樞舊附在裴遵慶傳。而與樞同死之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皆幷命於白馬驛者。惟扆有傳。餘皆不見有傳。此爲闕事。又舊宦官中無仇士良。此疏漏之甚者。新書補之甚善。此外應載而不載者。兩書皆有之。

美惡不別卷可無而有。當有而無。舊書於此三種弊病。已見於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末一段中者。今不重出。

王通隋唐二書皆無傳

邵氏遠平曰。王通擬經。宋儒譏其僭。然正學蓁蕪。通崛起河汾。毅然自任。就其所至。豈出陸德明、顏師古、

孔穎達下。乃隋史既逸其傳。唐書又不補入。殊屬闕然。愚謂通、隋人。唐書本不當有專傳。然新、舊隱逸傳於通之弟績傳中已附見通事。非全不見也。而舊書乃云。通自有傳。則史之駁文耳。且以通之浮虛無實。原未足比德明諸人。而今所傳文中子。在唐已多尊信之者。如陸龜蒙笠澤叢書卷乙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云。文中子王先生中說與法言相類。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皮日休文藪第四卷文中子碑云。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玄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司空圖一鳴集第五卷文中子碑云。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年之祚。亂極於周、齊。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衞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又第九卷三賢贊云。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皆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皮、陸、司空皆未免於誕。至趙宋妄人阮逸爲中說注。又多增竄。非盡出通手也。假如其說。唐初房、杜輩皆出通門下。平日講道論德。佩服訓言。後得君秉權。位極

將相。縱不能表彰先師。備加崇奉。而隋書實出諸公手。爲立一傳何難。乃亦靳之。有是理乎。腐頭巾邨學究牛宮傍教三五兒童。日長渴睡。無以自遣。援筆輒效聖經。開口自任道統。非王通、阮逸輩爲之作俑哉。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五

新舊唐書十七

新書剏立體例遠勝舊書

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幸、滑稽、子長所立品目也。各列傳中。固已忠佞並箸。愚智兼載矣。而偏美偏惡。抽出別題之。後之作者。或因或革。隨事爲名。亦無不可。新唐書又特變前例而別爲一體。凡方鎭之守臣節者。既入之列傳矣。其餘桀驁自擅。而猶羈縻爲臣者。則自名藩鎭傳。而聚於酷吏以下。蓋此輩皆未至於叛而近於叛者也。故其位置如此。至於惡之甚者爲姦臣。敢爲悖亂者爲叛臣。稱兵犯上僭竊位號者爲逆臣。此皆剏前史之所未有。舊惟逆臣中人總附于末。不與衆傳相混。猶少一李希烈。其餘直與希烈一概列各傳中。愚謂新唐書固遠勝舊書。何則。新書於希烈傳中。以希烈與梁崇義、李納、朱滔、田悅謂之五賊。舊書於史憲誠等傳論中說河北凶橫之狀。謂之魏、鎭、燕三鎭。謂魏博、鎭冀、幽州也。卽李寶臣、李懷仙輩。皆跋扈無君。舊書乃與諸傳平列。毫無分別。可乎。故知新書所改是也。

舊書之尤可怪者。安祿山傳後有高尙、孫孝哲。是矣。乃朱泚旣與祿山等同列。則姚令言、源休輩助逆醜徒。正當附泚傳。此侯景傳後附以王偉例也。乃又提令言與休入之前列傳中。此更錯亂之。至新書泚傳

中既附令言等事。極是。目錄於祿山下小字注高、孫。亦極是。乃泚傳下不注姚令言、源休等名。亦係漏去。

新改舊有是有非

新於舊書。不但增損改易其正文已也。卽其標目名號。位置先後。分合編類。亦移動十之七八。平心而論。有是有非。今未暇覼縷。略舉幾事以明之。陳子昂舊入文苑。是也。新改列傳。非也。劉蕡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列傳。是也。李巨川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叛臣。是也。劉子元之孫滋舊別爲傳。非也。新改附子元傳。是也。嚴挺之之子武舊附挺之。是也。新改爲父子各自別傳。非也。陽城大有關繫。當入列傳。舊在隱逸。固係大謬。新改卓行。尙嫌偏隘。皆非也。張嘉貞與其子延賞相繼爲宰相。而俱不得爲賢。舊書因其事蹟頗多而各傳。固宜。新書因其皆無大功大罪而合傳。亦通。皆是也。

子孫無大善而別傳。舊書此病已見呂夏卿直筆新例者。此不重出。

邵氏經邦曰。新書韓愈、柳宗元不居文學。段秀實、顏眞卿不列忠義。李愬、風、呂才不歸方伎。皆非是。案史例。其人其事大者箸者爲列傳。微而不箸者別爲文學、忠義等傳。韓、柳等入列傳。正史例也。

節鎭治所

舊地志歷敍天下節鎭。凡有四十七使。每使下注明治所。新地志各采訪使。方鎭表各節度使。皆有治所。更明析矣。讀兩書者。欲讀各傳。則先記明某使治在某地。以此攷其行事。而當日情勢。如在目前。此因志

以通傳也及讀各傳。卽其行事以攷。則某治在某地。一一可知。此又因傳以證志也。不能饒舌。試隨舉兩則。舊志。淮南節度使治揚州。今爲府。治江都、甘泉。屬江南江淮等處布政司。觀舊書杜佑、韋元甫等傳則可見。浙西觀察使治潤州。今爲鎭江府。治丹徒。屬江南蘇松等處布政司。觀新書李德裕傳則可見。

諸倉

新唐李密傳。密說翟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眦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因襲取黎陽倉。案。興洛倉一名洛口。見食貨志。在今河南省河南府鞏縣、黎陽者。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衞輝府濬縣東北也。新任瓌傳。義師起。瓌至龍門見高祖曰。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循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事與任瓌籌之。既而賊孫華、白元度等果降。且具舟於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案。韓城縣今屬陝西同州府。在黃河南岸。與北岸山西之榮河縣相對。永豐倉當在此。亦見食貨志。隋人積粟處。唐兵自太原渡河。卽取此倉。世亂民飢。有粟則民來附也。帝都所在。

必於近都地築倉貯粟。而轉漕適中便地。亦或置之以爲委輸。洛口倉係隋煬帝所置。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共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事詳文獻通攷第二十五卷國用攷。李密據此。故新馬周傳貞觀六年上疏有云。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是也。黎陽倉無攷。疑亦隋所置。永豐倉據任瓌傳。亦隋所置。而唐人因之者。唐人自置倉復數十事。詳新食貨志。文獻通攷全用其文。又有敖倉。攷漢滎陽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明移滎澤治於隋故城南五里。今仍之。亦屬開封府。敖山本在滎陽縣西北。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此城本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縣治移。則相去十里矣。此見唐括地志。說詳予尚書後案禹貢及書序。秦都關中。故於敖置倉。以爲泝河入渭地。後楚、漢交戰。酈食其勸漢堅守敖倉之粟。見漢書本傳。北方土堅燥。掘土爲窖。藏粟至百餘年不壞。而何學士焯云。聞中州人言。秦人因土山窖粟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然則此倉本自有異。且西漢都關中。東漢都洛陽。魏、晉及北魏皆因之。至隋、唐又都關中。敖倉轉輸爲便。所以歷代因之。新康承訓傳。龐勛反。據徐州。或勸西舉汴、宋。食敖倉。則唐末獨存。千餘年矣。宋、金、元明都徙。而諸倉皆不用。

新藩鎮李正己之孫師道。傳憲宗討蔡。師道選卒二千。陽言助王師。實欲援蔡。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敖倉本在滎陽縣。析爲滎澤。唐開元中。又析二縣地置

河陰縣。故此言河陰。

分司官

唐都長安。而洛陽爲東都。相去非遠。其宮闕蓋亞於西都。不特人主臨幸頻數。而官於朝者。亦多置別業於其中。士自江、淮來者、至此則解裝憩息焉。又設爲分司官。不關政事而食其祿。本以處罷黜之人。或既遠黜。復量移于此。而性樂恬退者。亦或反從而求爲之。此其制頗似明南京官。而宋奉祠亦似之。乃新、舊地理志、職官志、方鎭表概未之及。殆因其閒散猥冗。故從略。而見於諸傳者則甚多。姑隨舉如干條。以存其制。如舊書之王縉傳。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貶括州刺史。移處州。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又白居易傳。太和二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三年。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懼以黨人見斥。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又劉瞻傳。瞻罷相。貶康州刺史。移虢州。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又文苑傳。齊澣爲汴州刺史。李林甫惡之。坐贓廢。歸田里。起爲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由絳州刺史爲林甫所搆。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杖履相過。談讌終日。司空圖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賓客分司。圖與之遊。又如新書之皇甫湜傳。仕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舍。求分司東都。又舒元輿傳。遷刑部員外郎。李宗閔以爲

浮躁誕肆不可用。改箸作郎。分司東都。又王璠傳。左僕射李絳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又李固言以右僕射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又康日知孫承訓傳。以冒功移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又李珏由宰相貶昭州刺史。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崔珙以宰相斥恩州司馬。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起執政。又以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又田宏正傳。擢其兄融太子賓客東都留司。杜牧傳。以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據此諸條。則知不論尊卑文武。上自宰相。下訖庶僚。皆可分司。大約宰相多以賓客居之。故新李德裕傳。德裕凡三次分司。始以宰相出爲節度。又被讒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袁州長史。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後相武宗。宣宗卽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白敏中等素仇斥其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至於節鎭亦有分司者。如通鑑二百四十二卷。長慶元年七月。貶盧龍軍節度使張宏靖爲賓客分司。胡三省曰。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案。時軍人呼宏靖爲相公。宏靖亦帶使相銜者。要之自請移病而得之者。斯爲上矣。遭讒而被放者抑其次乎。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六

新舊唐書十八

后妃鄉貫世系新舊全異

舊后妃傳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而新書則京兆平陵人。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而新書則河南洛陽人。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而新書則鄧州南陽人。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祕書監。而新書則本仕家。失其譜系。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而新書則云。戚里舊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案韋后傳。載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似卽其人。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而新書則云。丹陽人。或云。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爲侍人。錡誅。沒入掖庭。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而新書則越州人。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而新書則云梓州人。至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並注云事闕。而新書則紀載甚詳明。一代中后妃有傳者僅三十餘人。舊書於其里居籍貫氏族世系。半屬譌舛闕佚。必待新書改正補完之。恐非情實。舊書據實錄國史。況相去之時尚近。乃反譌闕。修新書者在其後幾及百年。乃反詳明。似覺難信。若敬宗郭貴妃。舊書反居穆宗后蕭氏、韋

氏之前。敍次不順。而文宗之后妃竟無傳。僖宗亦無后妃。新書乃改敬宗郭妃入穆宗諸后及尙宮宋氏下。爲得其次。其文、僖無后妃。仍與舊書同。

監門衞大將軍范雲仙

新武后本紀。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后妃傳則云。監門衞大將軍范雲仙。吳縝遂從而糾之。以爲二者未知孰是。必有一誤。案舊職官志。內侍省內常侍六人。左右監門衞大將軍各一員。二者雖其職不同。然方是時。宦官之兼十六衞將軍名號者多矣。內常侍乃其本職。監門衞大將軍則其兼官也。紀傳雖宜畫一。然互見之亦可。未可便指爲疵病。吳所糾太覺苛碎。

中宗以祖姑之女爲妃

漢惠帝后張氏。姊之子也。此人倫之極變。舊傳。中宗和思皇后趙氏。父瓌。尙高祖女常樂公主。案高祖女是中宗之祖姑。以祖姑之女爲妃。雖未至如惠帝。於理亦殊不順。

玄宗后王氏

玄宗廢后王氏。神念裔孫。新、舊書甚明。李濬松窗雜錄。見平湖陸烜奇晉齋叢書。乃云姓何。傳寫誤。

楊貴妃國忠世系

舊玄宗楊貴妃傳。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妃少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璥。旣承禮遇。

贈元琰太尉齊國公。叔元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後又言妃弟鑑尚公主。又楊國忠傳。本名釗。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卽國忠之舅也。其後又云。貴妃兄銛。拜鴻臚卿。新貴妃傳云。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而以銛、錡爲妃宗兄。國忠傳則云。太眞妃之從祖兄。而以元琰爲國忠從父。考世系表。汪之子令本。庫部郎中。令本之長子友諒。昊陵令。友諒之子珣。宣州司士參軍。珣之子卽國忠。令本之次子志謙。志謙三子。長元琰。次元珪。次國子司業元瓊。銛則元琰子。錡則元珪子。鑑則元瓊子也。據此令本爲妃曾祖。舊云高祖。誤。令本、元瓊官皆與表異。銛是妃嫡兄。錡是妃從兄。而舊皆以爲再從兄。亦誤。新皆以爲妃宗兄。則似無服之族兄。更誤矣。予得楊珣墓碑搨本。玄宗御製幷八分書。太子亭奉敕題額。案其文。珣、字仲珣。右相國忠之父。卒於開元五載。二十七載葬於岐陽。天寶十二載。重贈武部尚書。追封鄭國公。碑立於是年。舊書。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通鑑正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武部之文。又以憲部爲司憲。亦誤也。以予所見唐碑之稱文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志銘。行文部常選申堂構撰。多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已。考胡三省引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史及通鑑皆云。國忠爲易之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喬食菜。受邑君揚。案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則伯僑乃雄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揚氏。今敍珣先世。而述揚氏之先。

妄矣。昊陵者。武后爲其父墓所立名也。據世表。友諒既是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元琰之父而妃之祖。則是妃爲國忠之再從妹。正與傳云國忠爲妃從祖兄合。今此碑乃以志謙爲珣父。蓋國忠當日倚恃戚畹。以作威福。引而近之。冒稱與妃同祖。玄宗蔽惑。爲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又新書傳及世表。於汪皆書隋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表於志謙不書官。而碑云青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趙明誠信碑疑史。殊屬不確。

懿安皇后郭氏二書大異

舊書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云。尙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尉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后爲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册爲貴妃。穆宗嗣位。册爲皇太后。敬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敬宗被弑。立文宗。文宗孝謹。奉祖母有禮。武宗卽位。奉之益隆。既而宣宗繼統。卽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謚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識者以爲汾陽祉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新書言穆宗崩。中人謀爲后謀稱制。后怒不許。武宗喜畋。后屢覽諫臣章疏。帝索閱。往往道游獵。自是畋稀。后之賢如此。舊書於二事皆不載。已爲可恨。乃新書於傳末一段又云。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顧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勸

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召后主祔廟。此段與舊書更大相矛盾。觀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各條。（見商濬稗海、鍾人傑唐宋叢書。）乃知新書傳末一段本裴氏也。裴記於帝聞不喜作上大怒。后暴崩下有上志也一句。新書刪改。蓋以宣宗在位。頗多善政。雖載其事。稍爲諱之。後人動訾新書好采小說。如此等采之卻有益。據裴記。則宣宗賊害嫡母。惡逆之尤。要之后本憲宗元妃。以後宮多嬖。不得正位。迨穆爲后子。敬、文、武皆后孫。奉養之隆。自不待言。不料武宗崩。而所立乃宣宗。當日閹宦橫行。立君皆出若輩手。宣宗之立。定非后意。其崩縱未必遇弒。幽逼而終。自是眞情。舊書謂宣宗事后恩禮愈異於前朝。此豈足信。且王皞之爭。事難臆造。舊書何得抹去之。斷以新書爲勝。

李訓鄭注惡李德裕

舊女學士尚宮宋氏傳。李訓、鄭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新書無李德裕。是。

箇小兒

舊李密傳。爲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謂宇文述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衞。新作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衞。此等卻以仍舊爲佳。通鑑第一百八十五卷。煬帝好效吳語。謂蕭后曰。外閒大有人圖儂。胡三省注。吳人

自稱曰儂。箇小兒亦吳語也。

寶建德自言充裔

舊寶建德傳篇首但云。貝州漳南人。新書則云。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舊書敍建德殺宇文化及遷都洺州之下。乃云。遣使往灌津祠寶青之墓。灌、原本作觀。是青、原本同。皆誤。當作充。此云祠充。則篇首宜如新書自言充後爲得。舊書無此句。則敍事無根。

李軌傳舊不如新

舊李軌傳。先敍安修仁本與胡助軌舉事。其後梁碩勸防察諸胡。碩與修仁由是有隙。由是二字遙應前文。乃其下突接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則絕不知其何故。新書補之云。仲琰候碩不爲起。仲琰憾之。舊不如新。

劉黑闥傳脫文

舊劉黑闥傳。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右領軍。新書作以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此脫。原本脫同。以後凡脫誤一二字不悉箸。多者出之。

陳當世

舊輔公祏傳。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惠亮下脫陳當世。原本同。

東郡賊帥

舊沈法興傳。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郡賊樓世幹舉兵圍郡。東郡、當作東陽。原本誤同。又法興剋毗陵。稱梁。原本作稱王。愚謂當從通鑑紀事本末作梁王爲是。

李子和建元正平

舊李子和傳。據榆林。自稱永樂王。建元爲正平。原本同。新書及通鑑皆作丑平。是年大業十三年。歲在丁丑故也。作正非。竇建德亦以是年建元丁丑。

長孫順德發疾

舊長孫順德傳。順德發疾。太宗鄙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此疾何足問也。新書云。順德喪息女感疾。舊無此句。則下文語皆無根。舊不如新。

武士彠應入外戚

舊武士彠傳論云。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愚謂士彠之於高祖。不過舊故承恩澤耳。何足以言功臣。此論可云直筆。但傳中後半截既言義師起。士彠不預知。而前半段仍有陰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等語。自相矛盾。此正武后朝佞筆削之未淨者。新書不載。極是。且舊論既顯斥其本無戡難之勞。乃仍列功臣

之次。竟與唐儉等靦顏並列。尙屬過優。新唐書退入外戚。裁斷最妙。邵經邦宏簡錄從之。是也。若長孫順德自有功勞。非以后族進。新書附入无忌傳中。可耳。邵氏亦入外戚。則似過矣。大凡外戚一門。必庸碌苟富貴者宜入之。有善可紀者不必入。順德是也。惡箸者亦不宜入。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正所以箸其惡。而新書改入外戚。亦非。

任蠻奴

舊傳。任瓌字瑋。陳鎭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父七寶。陳定遠太守。新書云。陳將忠之弟七寶子。忠卽蠻奴也。

許紹授陝州刺史終涼州都督

舊許紹傳。紹家于安陸。大業末。爲夷陵郡通守。率黔安、武陵、澧陽等郡遣使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新書同。案王得臣塵史卷中碑碣篇載紹之子智仁墓碑而論之。因引唐書云。紹唐初爲峽州刺史。彼時紹雖遣使歸附。尙有王世充道梗。故遙授峽州。峽州卽是夷陵。豈有卽爲陝州刺史之理。新、舊書皆傳寫誤也。新書又言。紹卒。子智仁繼守夷陵。舊書則云。授溫州刺史。尋繼其父爲硤州刺史。後歷太僕少卿涼州都督。說文卷九下山部石部皆無峽硤二字。幷新附亦皆無。蓋隋、唐人所造之字。而硤卽峽之別體。非有二也。峽爲今湖北宜昌府。陝則在今陝西。相去遠矣。新已削去溫州太僕不書。而據塵史所載碑。智

仁又爲冀州刺史。且於儀鳳三年正月薨於汾州之官舍。新、舊書不但略去冀州不書。幷其所書之涼州。又當爲汾州之誤。地志河東道汾州不言都督。恐又地志之闕。

許紹傳錯亂

舊許紹傳敍紹事。屢及其子智仁事。紹傳完後。乃接云。子欽寂嗣云云。敍完欽寂事。則接云。欽寂弟欽明云云。敍完欽明事。卻接紹次子智仁云云。敍完智仁事。又云。紹少子圉師云云。原本與近本同。今考新書。智仁、圉師二段。當在前。子欽寂云云二段。當在後。欽寂、欽明本皆圉師子也。傳寫之誤。遂致錯亂耳。而紹次子三字。則又衍文也。

膠東郡公道彥

吳縝新唐書糾謬掎摭煩碎。吹毛求疵。如開卷第一篇自序云。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自注云。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案本紀。武德九年八月。太宗卽位。十一年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渾而言之。不顯道彥名。膠東郡王道彥傳但言太宗卽位降封公。幷不言是郡公縣公。惟是道彥既是郡王。而云降封公。則自是郡公。而紀中僅失落一字。若云郡縣公卽得之。吳所糾似太苛。吾所嫌者。道彥傳前半篇但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竟不知所得何王。太欲簡省。愚見當云以例進膠東郡王。

温彥博傳

温彥博傳。新、舊大同小異。予得彥博碑搨本。考金石錄。彥博有墓志。無譔人姓名。有碑。則岑文本譔。而書者皆歐陽詢。予所得殘缺甚。而篆額云。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温公之碑。十六字甚明。則是碑非志。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碑卽是年十月所立。趙崡謂是詢年八十餘所書也。新、舊但於彥博之兄大雅傳中敍其父君攸。而碑則幷及其祖裕。又有云。大業之始。以親喪去官。當是指大雅。又云。出奔高麗。乘轅南反。銜命蕃境。則不知何指。敍彥博卒後。詔民部尚書莒國公唐儉護喪。給東園祕器。則新、舊皆不載。此碑以准爲準。以逸爲逮。以啓足爲顏子。皆誤。其新、舊互異。及碑與新、舊可相參證者。詳金壇王氏澍虛舟題跋第三卷。

謂開元爲今

舊竇威傳。末段云。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今謂開元時也。此沿襲當時實錄原文。唐臨等傳謂玄宗今上。已見顧氏筆記。

韓王元嘉爲絳州刺史

舊高祖二十二子傳。韓王元嘉不言其有幾子。見者訓、誼、訥三人。新書則云。六子。訓、誼、諶、譔、訥。其一不見。今有碧落碑。尚在絳州龍興宮。無譔書人名。李綽尚書故實見陳繼儒祕笈續函。云。是元嘉之第四男爲其先妃所

製。陳惟玉書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四卷云。其詞黃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觀新書。譔實元嘉第四男。封黃公。工爲辭章。合之尙書故實。爲譔所製文無疑。惟新書。元嘉、垂拱中爲絳州刺史。舊書則云。歷刺潞、澤、定三州。不言其曾刺絳。疑舊書有闕。碑立於咸亨元年。必是其時元嘉刺絳而妃卒。故立之。倘如新書云在垂拱中。則當咸亨時。元嘉尙未刺絳。碑何以豫立於此。疑新書有誤。

元軌事蹟歷官

新書於各帝子惟中宗、睿宗子有論。餘則十一宗子共一論。而高祖、太宗、高宗之子皆無論。或論或否。例既參錯。有敍無斷。成何體式。班、范史裁。毅然決裂之。此宋人妄態也。舊於高祖二十二子論中標元嘉、元軌、元裕、元名、靈夔五人爲賢。王禹偁箸論獨推元軌。歷舉其諸善行。見小畜集第十五卷。新於其事蹟刊削頗甚。幷其歷官之年皆去之。而作總撮之筆。若舊云高宗者。新必改而但稱曰帝。省卻一字。使讀者不辨其爲在太宗時高宗時。新書如此等處。往往令人齒冷。

元軌子七人

舊元軌傳。有子七人。長子緒。垂拱中被殺。神龍初。封諸孫暉爲嗣霍王。餘無所見。新書則六子而於緒之外。又多純事。

房熊字子繹

舊房玄齡傳。祖熊。字子釋。褐州主簿。原本同。鈔宋本作字子釋褐云云。子字之下應脫一字。而所脫卽釋字也。熊釋是楚之祖。故熊字子釋。釋與釋連。相似而致脫誤耳。

房玄齡異文

舊房玄齡傳。貞觀四年。代長孫無忌爲尙書左僕射。封魏國公。十一年。改封梁國公。貞觀政要任賢篇則云。三年。拜尙書左僕射。封梁國公。通鑑一百九十三卷。玄齡以三年二月戊寅與杜如晦同拜僕射。政要是。又舊書。玄齡卒年七十。新書作七十一。疑一字衍。

京兆杜陵

杜如晦傳。京兆杜陵人。新、舊書同。案舊地理志。京兆府絕無所謂杜陵縣。但有萬年縣。貞觀政要任賢篇作京兆萬年人。是。趙明誠據虞世南所譔碑。謂其祖名徽。而唐書傳云名果。可據碑以正其失。考新書但書其祖果。而舊書則具列其高祖名徽。祖名果。明誠但觀新書。不考舊書。予未見碑。恐係明誠不詳審。輕發此疑。俟再考。

李靖傳互異

李靖傳。新、舊大同小異。靖陪葬昭陵。予得其碑拓本。斷缺多。不見譔書人名及年月。據金石錄。許敬宗譔。王知敬書。顯慶三年五月立也。新不敍其先世。而舊云。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碑則云。曾祖□。魏

河和、復、硤、殷五州刺史永康縣公。蓋此人都督五州書法。似異實同。但一以爲祖。一以爲曾祖。且碑乃單名。雖漫的非崇義字。舊云初仕隋長安縣功曹。與碑合。新無。舊此下云。後歷駕部員外郎。新則云殿內直長。未知孰是。碑二者皆不見。恐在斷缺中。進兵襲突厥。新云。去其牙七里。頡利乃覺。何近如此。舊作十五里爲得。殺頡利之妻隋義成公主。新刪削。直云殺義成公主。讀者茫然不知義成爲何人。亦宜仍舊。破突厥歸。舊云。溫彥博譖其縱兵掠奇寶。而新改爲蕭瑀所劾。未知孰是。賜食邑通前五百戶。新、舊同。而碑云三千戶者。碑言虛數。新、舊言實封也。靖妻卒。墳象突厥鐵山、吐谷渾積石山者。以靖破此二寇。旌之也。新乃刪去突厥、吐谷渾字。亦令讀者茫然不曉其故。新之妄刪改多此類。封衞國公。舊竟重複兩書之。舊書之蕪穢亦甚矣。卒贈幷州都督。新、舊同。碑作使持節都督□、□、箕、嵐四州諸軍事幷州刺史。新、舊省文也。給東園祕器。新、舊略之。其他集古錄據碑駁史未當。見金石錄。明知其非。而於新書仍不補正。見石墨鐫華。

段志元新舊碑異同

段志元傳。新、舊有小異。予得其殘碑。無書譔人名。據金石錄。立於貞觀十六年。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新改爲車騎。碑正作驃騎。新非。與尉遲敬德同誅建成、元吉。新削去。此下碑有除左虞候率。新、舊皆不載。新於太宗卽位加封下添出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以逗留免。未幾復職一節。舊無。碑有。但諱逗

留宜從新貞觀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新亦削去碑結銜正有此不當削卒贈輔國將軍新作大將軍碑正作大當從新新舊無卒年若干碑則云年四十五餘見金石錄石墨鐫華

王珪隱居與房杜善

舊書王珪傳季叔頗有人倫之鑒頗通鑑作頗是新書於傳末贅一段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舊書本傳無此事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三卷辨誤篇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與太宗過其家妻能識之蔡絛西清詩話案史所載太宗不在坐子美獨得其詳史爲疎略以予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玄齡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若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吳曾此辨是如曾辨新書與杜詩皆非也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二卷謂子美以爲珪之妻杜氏新書以爲珪之母李氏蔡絛又妄引唐書列女傳以爲珪之母盧氏而其實唐列女傳并無此言如蔡絛之謬陋狂鄙固宜其輕信杜詩誠不足責矣洪邁又言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擊劉黑闥立功以傾秦王高祖責珪等構兄弟之怨流之太宗卽位乃召還任用宴近臣殿內長孫无忌曰王珪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同宴上曰珪盡心所事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洪此辨甚精可以折倒杜詩之誣乃又言杜稱其祖姑不應不實殊不知杜甫不

過一詩人而已。詩人之言。往往無實。卽其詩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則正當呼王砅爲表姪。何云重表姪。一稱謂間。乖舛迂謬。所敍述事。豈足信哉。至新唐書雖列正史。但宋子京好采小說。坐長鬚蕪。此等必中晚唐人或宋初人因杜詩自譔出。子京信之。遂成此累。其實珪不但微時未識太宗。亦幷未交房、杜。如果於隱居時卽與房、杜交善。則志同道合。方其擇主而事。自當相與訂約。共擁戴太宗於潛邸。何以玄齡當太宗初起兵。卽參帷幄。乃其後薦如晦。不薦珪。珪且力爲建成畫策。欲擠陷太宗乎。其水火矛盾如此。新書之妄顯然。宜痛削去。一以舊書爲正。

魏徵傳新舊詳略互異

魏徵始事元寶藏。繼事李密。降唐高祖。又仕竇建德。復歸隱太子。終事太宗。更六主矣。然夫子許管仲以仁。則徵可以此例。生當亂世。不得不爾。功足晚蓋。可無苛責矣。新、舊徵傳載其匡輔直諫之事。詳略互異。沈氏已考得。愚謂徵諫事。吳兢貞觀政要詳載之。然此書猶兼載他人之言。若尚書吏部郎中琅邪王方慶所集魏鄭公諫錄五卷。宋史二百三卷藝文志作王綝。卽方慶名。則專爲徵作者。所載多至百有餘事。傳中豈能盡入。乃新、舊傳皆云。徵諫事前後二百餘。則諫錄尚未盡也。

圍川縣

諫錄第一卷。諫科圍川縣官罪事。舊書則作淖川縣。新書作圍川宮。考舊地理志鳳翔府下云。武德元年。

割雍、陳倉、郿三縣置圍川縣。其年。割圍川屬稷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以圍川來屬。八年。改圍川爲扶風縣。此事諫錄言。李靖、王珪奉使至圍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卻宮人。安置靖等。太宗怒。令案驗圍川縣官。舊作漳川。固無此縣。新改爲圍川宮。亦因別見作圍川。據以改舊。而又疑其不似縣名。改爲宮名。二者皆誤。當以諫錄爲正。

魏徵卒年幷贈拜官

舊書敍徵將卒之事云。貞觀十六年。拜太子太師。其年。稱綿惙。以下卽連述徵病篤。帝幸其第等語。以及徵薨。其下卻云。年六十四。乍讀之似卒於十六年矣。新書則作十七年。亦無月日。且不言其年若干。通鑑第一百九十六卷。徵卒於十七年正月戊辰。觀此年月日方分明。徵病已久。舊書因於十六年綿惙下連敍徵卒。不復書其年月日。非誤認作十六年卒也。而詞不別白。遂致牽混。新書具年差善。不具月日及年若干。亦非。太子太師。新同。諫錄第五卷作太傅。當從新、舊書。贈相州都督。新、舊同。諫錄作相、衞、黎、魏、洺、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文異實同。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

新舊唐書十九

褚亮傳異同

舊褚亮傳敍其曾祖祖父三世官位。而云並箸名前史。新盡削其官。但云。皆有名梁、陳間。差可。但舉其曾祖及父。獨删其祖名。則吾不知其成何義例。三人名位略相等。無優劣也。大業中。奏宗廟議。非毀鄭玄。袒護王肅。俗學蔽錮。彼時已然。議九百餘字。新删僅存三十餘字。太略。不見其意矣。諫唐高祖獵二百三十餘字。新全删去。但云懇愊致諫。此等迂談無關典故。删之差可。予得亮墓碑。爲太常博士。在隋大業七年。爲秦王文學。在唐武德元年。皆見於碑。舊皆無年也。新則凡年月皆删。必使事不繫年。後人若欲作編年史事。幾無所麗。此舊所本無者。不必言矣。太子入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宏文館學士。新盡删去。皆非。先封陽翟男。後進侯。新删男。尙差可。卒贈太常卿。新舊同。碑篆額大唐褚卿之碑六字。據贈官也。舊又載亮二子。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金石錄二十四卷有陽翟侯夫人陸氏墓志。卽遂賢妻。碑云。子□□襲封陽翟侯。名雖漫。要卽遂賢也。新傳竟削遂賢不載。餘詳金石錄。

長雛

舊薛收傳。收與從父兄子元敬及族兄德音齊名。時謂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鸞。元敬年最小爲鵷鶵。長雛當作長離。原本亦誤。新書誤同。

薛收歷官

舊薛收傳敍收歸唐授秦王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天策府記室參軍。封汾陰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卒贈定州刺史。又贈太常卿。新書刪去文學館學士。楊炯盈川集第十卷薛振行狀敍其父收亦有此一官。新刪。非。行狀於判陝東上有上開府。汾陰男上有上柱國。則新、舊皆略去。行狀有謚曰獻。新、舊皆刪。非。新、舊皆云收子元超。而行狀則云振字元超。唐人多以字行。新、舊遂失書其名。皆非。

薛元超歷官

薛元超歷官。新、舊書略同。惟於拜東臺侍郎之上。舊有出爲饒州刺史一節。楊炯作行狀亦有之。謂在饒凡六年始復入。而新書刪去。非是。又高宗幸洛陽。元超留侍太子監國。新、舊書皆有。而行狀於此又有兼戶部尚書。新、舊皆刪。亦非。新、舊言元超薦人。有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元、鄧元挺、崔融。而行狀又有顧徹、沈百儀、賀覬顏強學。新、舊書皆刪。亦非。

服色

新馬周傳。品官舊服止黃紫。周建白。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舊太宗紀。貞觀四

年八月丙午詔與此略同卽周所建白也而朱則作緋。又高宗紀。龍朔二年九月。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奏。八品九品舊令著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令著碧。從之。又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深緋。五品淺緋。並金帶。六品深綠。七品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車服志略同。惟服黃多流外官。流外官者疑卽今未入流也。然則上元所定。較貞觀之制。諸色各分深淺。而龍朔所云著碧者。又不用之矣。又幽閑鼓吹見祕笈普函文獻通考二百十五卷云一卷唐張固撰懿僖閒人記唐遺事二十五篇今卷數篇數正同云。宣宗與韋澳謀去宦官。澳請勿謀之外廷。卽就其中拔有才識者委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卽一片矣。據此則知唐時宦者服色與外廷同也。說文十三上糸部。絑、純赤也。从糸朱聲。紅帛赤白色。緋字則在新附。注云。帛赤色也。朱固與絑通。其色似卽緋。無異。但別爲淺緋。是卽紅矣。紅間色也。綠亦間色。而紫之爲間色。更不待言。論語云。紅紫不以爲褻服。又云。惡紫之奪朱。褻服尙不可爲。朝祭可知。詩刺綠衣黃裳。爲其正色反居下、間色反居上。舊服黃紫。已屬不倫。唐人所定服色。恐皆非是。

豆盧褒

舊蘇世長傳。王世充僭號。署爲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宏烈及將豆盧褒俱鎭襄陽。新書作豆盧行褒。

廢濮王泰殺吳王恪

舊太宗諸子傳史臣論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爲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爲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愚謂太宗所以不肯立濮王泰而立高宗治者。以承乾失德、泰樹黨傾之。謂若立泰則儲位可以圖謀而得。不可爲訓。且以治柔仁。立之則諸子獲全。立泰則恐其害諸子也。孰知治立反兆武氏大禍。諸子幾無遺種。在彼時固不能逆料。長孫無忌從而贊成其事。似尚差可。迨後太宗又嫌治懦暗。欲廢之而立吳王恪。謂恪英果類我。無忌力尼之而止。太宗曰。公殆以恪非己甥乎。此言洞見无忌肺肝。无忌固狥私見。非爲國本地也。更可恨者。永徵中房遺愛之反。无忌因嫌遂牽恪而殺之。恪竟以無罪死。无忌於此罪不勝誅矣。後爲武氏所殺。不亦宜乎。舊書之論。最爲痛快。前已見宗室諸王傳論。而新書无忌傳贊末數語亦見此意。

秦莊襄王四十八年

舊呂才傳。才駁祿命書不驗云。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乃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計其崩時。不過五十。攷史記秦本紀及六國表。秦昭襄王之子爲孝文王。孝文王之子爲莊襄王。莊襄王之子卽始皇帝。始皇帝於昭襄王四十八年壬寅生。乙卯卽位。在位三十七年。辛卯崩。年五十。此文前云莊襄。當作昭襄。後云襄王。脫一昭字。新、舊誤同。

官數各處不同

新官百志云。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曹確傳。確諫懿宗。則云太宗箸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吳縝已糾其不同矣。又有劉祥道傳。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上疏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顯慶比貞觀官數多少。相懸至此。尤不可解。吳未舉及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又云。文武官數。元和中。二千七百八十八員。大中中。二千七百九十九員。與前諸處又各不同。

李敬元戰敗事

李敬元率兵禦吐蕃敗歸事。舊但言其狼狽卻走。不言何地。新則言其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又戰湟川。朝野僉載則云至樹墩城。舊書言副之者劉審禮。新書又有黑齒常之。而僉載又有將軍王果、副總管王懷舜。

李敬元子思沖

舊李敬元傳但有子思沖。李紳傳則云高祖敬元。則天朝中書令。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新書於敬元傳則云。二子、思沖、守一。其下敍思沖事畢。乃云。守一郫令。孫紳別傳。於紳傳則云。中書令敬元曾孫。當以新書爲正。舊書紳傳云。高祖敬元云云者。高當作曾。

勳格

新姦臣李義府傳。貞觀中。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敍。更奏刪正。委孔志約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縉紳共嗤靳之。號曰勳格。案勳官之濫。已見前第八十一卷。此云云者。非以其據勳爲定而號爲勳格也。當時刪正。仍據官不據勳。惟不論其先世貴賤。但在唐至五品者皆昇入。故戲目曰勳格。見其濫如勳之易得。

長名牓

舊裴行儉傳。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爲吏部侍郎。與李敬元爲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爲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新行儉傳作長名牓銓注等法。又新選舉志云。初銓法簡而任重。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爲八等。其三京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新姦臣李林甫傳。初吏部置長名牓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紬一人以示公。遂牓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所謂長名牓。言豫爲長牓。具列其名。每遇銓選。據此爲定也。放言去之不得留也。封演聞見記第三卷銓曹篇亦云。高宗龍朔之後。以選人不堪任職者衆。遂出長牓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張鷟朝野僉載第四卷云。崔湜爲吏部侍郎。父挹受選人錢。湜不知。長名放之。李商隱登進士第後。又以書判拔萃。與陶進士書

云。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謂既中書判。則可得官。長名牓上可以留而不放矣。江淮路遠。人尤患放。故云南場未詳。疑指吏部。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云。吏部故事。放長名牓。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侍郎。長名以後。侍郎屬選人。未登長名。恐其被放。故屬侍郎。既登長名。即日爲官。侍郎將以公事請託之。

裴行儉論王勃等

新裴行儉傳。李敬元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勃等雖有才。浮躁衒露。豈享爵祿。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果如其言。世以行儉爲知人。予謂非也。勃慕諸葛武侯之功。讀易作發揮數篇。其學行卓然如此。照鄰隱居具茨山下。自以爲高宗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獨廢。箸五悲以自明。其意氣骯髒。不肯詭隨狥俗可知。至炯坐從父兄神讓與徐敬業起兵。謫梓州司法參軍。賓王則與敬業共舉義旗。所爲檄文。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初唐文士。如蘇味道之模稜。李嶠之賦金樞詩頌周功德。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皆張易之、武三思家鷹犬耳。雖享爵祿。固不足道。四傑風槩迥出輩流。何得以浮躁斥之。且論人而徒以其不能安享爵祿爲言。可鄙甚矣。行儉議論如此。宜其家法之醜。子孫遂爲宦官竇文場養子。

裴光庭書名錯誤

舊裴行儉之子光庭傳。傳中二十見。書前總目卷首目並同。而新書作廷。傳中十三見。幷目並同。其宰相年表光庭凡四見。仍與舊合。光庭神道碑。張九齡譔。玄宗御書。據顧寧人金石文字記第四卷云。在開喜縣東門外。裴、趙二公祠前。其陰刻玄宗賜九齡敕。而寧人以爲賜張說。誤也。此碑載文苑英華第八百八十四卷。九齡曲江集第十九卷。皆作光庭。予又得搨本。每行七十二字。今僅存上截。每行二十五六字。其下截斷壞亡佚。約三之二。公諱光庭云云已不見。然碑陰所刻。係玄宗令九齡製此文而降以敕。云贈太師光庭。甚明。集古錄跋尾第六卷載此碑亦云光庭。而新書之謬至此。想宋祁養尊處優。作傳分授門生子弟。已特總其大綱。書成。一任吏胥鈔謄。懶於檢校。於宰相書其名尙舛譌至此。何論其他。吳縝糾謬第四卷自相違舛、第六卷姓名謬誤、第九卷表傳不相符合三門內。皆遺漏未糾。

光庭傳異同

舊書。行儉父定高馮翊郡守。宋板張九齡文集光庭神道碑作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云云。周是代名。高字傳寫誤。雖英華所載張說譔行儉神道碑已作定高。予所得九齡譔碑石本。此文已剝落。但宋板甚明。似爲可據。父仁基。碑本避諱去基字。此碑玄宗御書。凡上字聖上字皆不空。而御名仍避。集古錄云。唐書列傳。光庭卒。帝賜謚忠憲。今碑及題額皆爲忠獻。傳云譔搖山往。則而碑云往記。皆以碑爲是。攷舊書作忠獻。搖山、碑文石本同。英華與集本始誤寫忠憲。而瑤山仍不誤。新書反誤作忠憲、搖山。歐所指摘之唐

書。反在宋祁。非劉昫矣。公跋此在治平元年。新書成已久。知其誤而不改何也。又光庭之祖諡忠父諡獻新、舊書同。光庭乃合兩諡爲一。此亦無理可笑。諡非封爵。不可傳襲。況又兼二美以上掩前人乎。光庭庸相。一無可取。敕中稱其忠節行能。此彼爲善之耳。碑多虛譽。舊亦過優。新好删舊。此等浮泛者反不删。舊載韋述駁贈諡太濫。卻删去。尤非。舊不載其子。新添其子稹。碑作積。新亦誤。

懿德太子重潤年

吳縝新書糾謬第五卷年月時世差互一門內。據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杖殺之。年十九。糾云。傳首言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在辛丑。則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誤也。案。年十九。舊書偶誤。而新沿襲之。彼文略云。重潤、中宗長子。開耀二年。中宗爲皇太子。生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月滿。大赦改元。永淳大足元年。爲人所構。杖殺。年十九。開耀二年數至大足元年。實二十。彼乃誤云十九。誠粗疏。新既削其所生之年不言。又改月滿爲乳月滿。豈以兒初生至滿一朞爲乳月滿乎。若然。則生於開耀元年矣。兒生一朞。正當吮乳。何名已滿。文義鄙晦。且使果別有所據。知其生在開耀元年。卽當直書之。何以混而不言。其死正是大足元年耳。必改爲大足中。大足只一年。何中之有。總之有意改竄。動成疣痏。吳縝所糾固佳。惜不將舊書一參。

裴炎爲崔察誣奏

裴炎請還政豫王旦。爲御史崔察誣奏死。新、舊書同。其事甚明。孫樵可之文集第五卷孫氏西齋錄云。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老。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字下注云名犯武宗廟諱。其下又自注云。裴爲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案武宗諱瀍。孫氏云云未詳。其書法之妄不必論。

狄仁傑歷官事蹟二書詳略位置不同

狄仁傑傳。舊書載其祖父皆有名位。新書刪。赴并州法曹參軍任時。親在河陽。登太行山。望雲思親。其下文卽繼以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新、舊書同。此則與上段文意矛盾。殊爲可疑。恐是赴參軍任之後。旋丁親憂。服闋。仍補是職。方有請代友出使事。此下儀鳳中遷大理丞。授侍御史。舊書有奏韋機營恭陵宮殿壯麗太過。機坐免官事。新書刪。此下新書有使岐州安戢亡卒剽行人者事。舊書無。此下加朝散大夫。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爲知頓使。轉寧州刺史。舊書有御史郭翰巡隴右入境聞耆老歌德美薦名事。新書刪。此下徵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此下舊書敍越王貞反仁傑原詿誤者罪及拒張光輔縱兵殺降事。反覆三百餘字。甚詳明。新書所削幾三之一。乃并越王之名貞亦削去。而但書爲越王。爲欲省此一字。必使讀者於越王名思而得之。不能舉目卽見。此何意邪。此下左授復州刺史。入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以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此下新書有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以爲丞簿職天子不當問事。舊書無。此下有爲來俊臣誣搆下獄使承反召見得釋事。此事情節曲折甚多。舊書亦三百餘字。甚詳明。新書削亦三之一。乃幷舊書中承反之承字凡三見悉改作臣。此又何意邪。想宋子京必以改此字自誇古奧。而予則殊不解其妙處也。舊書謂武承嗣屢奏請誅仁傑。而新書改爲御史霍獻可。則必舊書是新書非矣。卽欲見獻可名。亦宜先言承嗣奏誅仁傑。然後繼以其黨御史霍獻可叩首苦爭。欲必殺仁傑。何得舍首惡但言其支黨乎。此下貶彭澤令。萬歲通天年。徵爲魏州刺史。轉幽州都督。此下新書有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舊書無。而所謂十二字者。吳曾據家傳。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淸勤。昇顯位。勵相臣。見能改齋漫錄第十四卷記文篇。新書猶恨其略。此下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靑光祿大夫。兼納言。此下新書有屬張易之勸迎廬陵王。又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又后以夢雙陸不勝問仁傑。仁傑諷其無子。且極言姑姪不如母子至親。后悟。遂復皇嗣一段。凡三百六七十字。舊書則以此事提出。敍於仁傑病卒之後。且又先敍朋薦桓彥範等。又薦張柬之爲宰相。以表柬之與復中宗。皆由仁傑。然後詳敍其以子母恩情勸導。卒召還中宗。二書之詳敍復嗣事。大同小異。而位置則殊。要之新書之敍此事於再相後者。通鑑第二百六卷。仁傑以神功元年十月再相。而中宗卽以明年聖厤元年三月召還。故案其次第而敍於此也。舊書移敍於病卒後者。以此事關繫甚重。尤

爲仁傑一生大節。提出另敍。方見醒目。況召還雖在聖厤元年。而仁傑之深謀密筭。委曲啟沃。實在平日。故又言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譔梁公別傳。備載其辭。見其不可勝載。當觀別傳也。以二者較之。舊書爲長。此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厤初。突厥入寇。爲河北道元帥。又爲安撫大使軍。還授內史。聖厤三年九月病卒。此下新書有年七十一句。舊書無。此下贈官及謚則新、舊同。合而論之。新書所增者皆有益。所删者當仍存。所改者當依舊。如遷擢左授。舊皆有紀年。新盡削去。獨於其卒留聖厤三年。且幷高宗而改爲帝。不知此皆眉目所在。一經删改。俱成晦昧。兩次入相並無年。雖宰相別有年表。然傳中削去。亦爲不可。其兼銜其加階俱削去。獨存其職事官。亦嫌草草。新務求異。於舊凡傳皆然。不能饒舌。特於仁傑詳之。

好漢

新張柬之傳。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宰相才也。舊入此事仁傑傳。奇士作好漢。能改齋漫錄第六卷事實篇引東坡詩云。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謂男子爲漢。唐已有之。玄宗謂吉温爲不良漢。見舊書酷吏温傳。劉蕡爲楊嗣復門生。對策忤時。仇士良謂嗣復曰。柰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見玉泉子。鄭愔罵選人爲癡漢。見張鷟朝野僉載第四卷。是也。

杜景儉黨李昭德

舊杜景儉。新作景佺。本一人。已見前。新又云。景佺本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舊無此言。此皆本之張鷟朝野僉載卷一。見陳繼儒祕笈普函。僉載又云。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辯其公清正直。左授溱州刺史。新亦采用其意。此新之采小說而佳者。舊但云周允元奏景儉黨李昭德。語未足。溱州作秦州。傳寫誤。

武氏死中宗立皆在洛

五王殺二張。梟首於天津橋南。見舊張行成傳附易之昌宗傳。可見武氏之死在洛後。武三思潛使人牓韋后穢行於天津橋南。以激帝怒。見舊桓彥範傳。可見中宗既立尚在洛。未歸京師。說已見前。三國曹氏始居洛。後遷許。又都鄴。後又歸洛。孫氏始起吳。後遷秣陵。又遷武昌。後又歸秣陵。陳壽一一書之。眉目了然。使讀者開卷自明。舊唐於武氏、中宗之由長安之東都。又由東都復還長安。猶具書之。而新書槩從刪削。凡史文繁簡合宜者少。賴善讀書者從旁見側出而得之。

不誅武氏新書不同

中宗復位後。舊書稱薛季昶勸盡誅武三思之屬。敬暉、張柬之屢陳不可而止。三思得政。暉等受制。柬之嘆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新書則云。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桓彥範不欲廣殺。曰。三思机上肉。留爲天子藉手。俄三思入宮盜權。彥範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與舊不同。而以柬之之言爲彥範之言。恐當从舊。英

王是封號。而新以爲英烈之意。亦誤。文藝王勃傳。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舊中宗紀。儀鳳二年封英王。新删去。

阿武子

新魏元忠傳。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尙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攷公主、中宗女。韋后所生。最暱愛。故求廢節愍太子立己爲皇太女。欲中宗身後傳位於己。但兩阿母子皆當作阿母。誤衍子字。新又複載此事於公主傳。而稍異其文云。元忠山東木彊。烏足論國事。阿武子尙爲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阿武子亦當作阿武。衍子字也。舊無公主傳。此事惟見元忠傳。新既兩處複載。又多譌舛。宋子京牽率已甚。

楚王有社稷大功

舊睿宗諸子讓皇帝憲傳。憲本名成器。睿宗踐祚。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諸王公卿亦言楚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楚王原本同。新書亦作楚王。影宋鈔本則作平王。攷元宗紀。生三歲。卽封楚王。時爲武后垂拱三年。至平韋氏後方封平王。蓋以其平亂。故爲此稱。此時睿宗已卽位。議立太子。何得尙仍其舊稱楚王邪。作平爲是。

汝陽王璡

舊容宗諸子傳。讓皇帝憲十子。璡、嗣莊、琳、璹、珣、瑀、玢、珽、琯、璀等。新書作十九子。舊書有闕。又璡封汝陽郡王。杜甫集卷七八哀詩、卷九贈王二十韻詩同。卷一飲中八仙歌。汝陽三斗始朝天。卽其人。南卓羯鼓錄見陳繼儒祕笈廣函。作汝南王。傳寫誤。

姚崇十事要說

新書姚崇傳載其以十事要說玄宗。而不見於舊書本傳。本紀亦無之。楊愼丹鉛總錄第十卷乃言舊唐書與新書同載此一事。而新遠不如舊。歐爲宋一代文人。劉昫乃五代不以文名者。然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翦截晦澀。事旣多枉。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此下又具載二書之文。據彼所指。以爲舊唐書文者。今舊唐紀傳皆不見。而所指以爲新唐書文者則良是。實爲可怪。繹其詞。新不如舊。誠然。無如其非舊書文何也。必楊氏偶見他書載之而誤記耳。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觀遣中官促元崇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可矣。又曰。朕深有望於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

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進奉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眞觀皆費巨萬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直得罪出是諫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得觸之即心不安而況敢爲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章月將獻直得罪出是諫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得觸之即心不安而況敢爲之者哉又曰自凡在官上之士皆能犯忌諱可乎敢容之者非惟容之自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於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稱賢相焉以先朝舊臣爲舊唐書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知宰相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元崇意即陽不合首坐上曰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下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奉復之悔臣願不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者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以竄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禖葬乃闔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以上新唐書文

然舊傳不載十事要說而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四卷張說譔神道碑亦無此若謂新書濫采小說不可信則非蓋神道碑簡略草率之至事蹟殊覺寥寥此眞不可解不足據也惟謚文獻新舊同而碑作文貞則當以碑爲正

初七至終七設七僧齋

舊姚崇傳崇臨終遺令戒子孫不作佛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攷北史外戚傳胡國珍薨明帝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

又恩幸傳。閹人孟欒死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靈暉恆爲請僧設齋。傳經行道。俗七七之說。蓋自佛法入中土時有之。然昏主孽后。未足多怪。靈暉以儒林中人爲之。亦可愧矣。皇甫湜持正文集第六卷韓文公神道碑云。四年十二月丙子。薨靖安里第。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異教。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李翺習之文集第四卷去佛齋論自序云。故溫縣令楊垂譔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此文眞德秀文章正宗第十二卷采之。如韓、李可謂知者不惑。如姚崇未免信道不篤。

宋璟無字

舊、新宋璟傳皆無字。而顏眞卿譔神道碑。其文載顏文集第三卷。又載都穆金薤琳琅第十六卷。此碑今在直隸順德府沙河縣北。古吳杜灝沙河志第一卷古蹟第二卷祠祀冢墓等門言。縣北食膳鋪西北里許有宋公墓。墓前有祠堂。碑在祠內。譔文書丹篆額皆顏公。名三絕碑。已斷仆。明正德中。知縣方豪出之土中。復立於此。歸震川文集有與沙河令乞碑札。予藏有拓本。據碑。於公諱璟下有字。字其下空二格。宋、顏相去時代不遠。且顏作碑。據盧僕行狀。必同時人。而竟闕然。蓋唐初人多以字行。宋則直有名無字。尤異事也。里巷小夫乳臭之子。不但有字。且多別號。聞此亦足媿矣。

自廣平徙

新但云邢州南和人。神道碑同。而舊則此下多一句云。其先自廣平徙焉。此句卻不可少。宋崇寧二年范致君跋。謂墓之東別有一碑。乃公之祖贈邢州刺史墓碑。爲居民斧而剝之。此碑予亦得拓本。字皆不可辨。其可辨者。第二行有廣平字。第三行有列人字。宰相世系表。漢中尉宋昌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晃。晃三子。恭、幾、洽。徙廣平利人。利、當作列。漢地理志。廣平國屬縣也。顏集作烈。非。璟之先占籍此縣。故璟貴封廣平公。其後乃徙南和耳。知舊傳此句不可少。

元撫贈邢州刺史

顏碑歷敍璟之七世祖弁。五世祖欽道。高祖元節。曾祖宏峻。顏集作俊。非。祖務本。父元撫。皆與世系表合。而碑於欽道獨但言祖。不言幾代。此唐人拙句。元撫已身所歷之官爲衞州司戶。碑、表同。表無贈官。而碑言贈戶部尚書。舊傳言贈邢州刺史則異。尚書尊。刺史卑。蓋先贈刺史。後贈尚書。當以碑爲正。舊傳非。其邢州刺史之嘗爲元撫贈官則可信。今墓東別碑在宋已剝。今又隔六七百年。剝落更甚。然篆額唐贈邢州刺史宋府君神道碑十二字。標題唐故贈邢州刺史宋公神十字。皆極明。第十行有烹鷄字。當卽指爲司戶。其爲璟父元撫碑無疑。特立碑之時。尚未得贈尚書耳。而范致君以爲璟祖。謬也。

楊再思宣敕令璟出

舊傳。長安中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不悅。

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敕令璟出。新傳於此事則傳宣令璟出者爲姚璹。非再思。攷通鑑第二百七卷長安四年十二月敍此事。正與舊書同。而顏公所作神道碑於此則云。內史令出。新宰相年表。長安四年七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守內史。則碑云內史。正謂再思。再思黨於張易之、昌宗。媚悅取容。時號兩腳狐。姚璹未聞有此。新書務改舊以求異。不顧事實。

三使皆辭

新傳言。詔璟案獄揚州。又詔案幽州都督屈突仲翔。又詔副李嶠使隴蜀。三使皆辭。易之冀璟出。劾奏誅之。計不行。此事舊傳及神道碑皆無。愚謂新書此上文已言二張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則易之雖劾奏。當亦不能害矣。若果能劾奏誅之。何分內外。果有此事。關繫歷官出入。神道碑不宜不載。當從舊書。

典選一段語未明

舊宋璟傳。崔湜、鄭愔典選。爲權門所制。九流失敍。預用兩年員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爲士庶所嘆。語甚不明。新書改爲至迦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亦甚費解。

被召不與楊思勖一言

璟爲廣州都督。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新、舊書同。封演聞見記第九卷端慤篇云。璟在廣府。玄宗使內侍楊思勖馳馬往追。璟在路不與思勖交一言。思勖以將軍貴倖殿庭。因訴。玄宗嗟嘆良久。卽拜刑部尚書。

此事亦見顏公神道碑。而顏公既作此文之外。別掇拾璟軼事如干條。爲碑側記刻之。予亦得拓本。末段言昭義節度使薛嵩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演辦立碑事。可見演因摹勒。特摘此事載入所著聞見記。宋公剛正。美不勝書。而此事人情所難。亦公風節表著處。乃新有舊無。此新勝舊。

事蹟詳略互異可兩通者

舊傳。中宗幸西京。時居東都久。反謂西京爲幸。言之不順。新傳改作還京師。是。舊傳。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餒。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拒不與。新傳改云。檢校貝州刺史。時水歲大飢。三思使斂封租云云。乍觀之。令人茫然不曉。但求文減。不顧義晦。舊傳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轉廣州都督。爲五府經略使。新省去御史大夫及經略。此差可。轉京兆尹。新於其上加以雍州爲京兆府。然後言復爲尹。新是。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新刪官改一層。直言兼侍中。非。新載日食陳奏一段。又載抑郝靈佺斬突厥拔曳固功一段。此二事舊皆無。神道碑亦皆無。舊載勒還朝集使絕改轉僥求及禁斷惡錢一段。此二事新、無。神道碑亦皆無。以上各條雖小有得失。然皆尙可兩通。

璟有八子

舊傳不言璟有幾子。但載其子事凡六人。昇、尙、渾、恕、華、衡也。新書據之。直言璟有六子。而世系表則璟八子。昇之上尙有復。華之上尙有延。傳與表不相應也。神道碑則云。公有七子。而其下列八人名。皆與世系

表合。碑側記亦云。第三子渾。第八子衡云云。故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八卷謂顏公誤書八爲七。此說甚確。王氏澍竹雲題跋第三卷謂碑明言長子復先公卒。然後列七子名位。則此非筆誤。乃據存者有七而言之。此說亦通。但此碑筆誤甚多。如狂豎犯闕。兇渠既戕。此謂權梁山構逆事。文集甚明。而碑誤作兇渠既臧。乃陟右揆、讜論泱泱。此謂拜尙書右丞相。而碑乃重一字。誤作右揆泱泱、末云。豐碑堅碣。萬古訾相。碑誤作豐碑碣竪。亦皆不詞。全文約一千七百字。皆正書。筆誤自所不免。七子之七。究以筆誤爲是。至范致君重刻碑及碑側記。與原刻異者皆誤。文集則與原刻碑合者居多。與重刻碑殆必不同。都氏未見原刻碑。執重刻碑當之。反據之以駁文集爲非。予既得原刻碑矣。未見重刻碑。而得其碑側記。中有二處小字雙行注云。缺三字。缺五字。其爲重刻極明。碑無注缺處。則爲原刻亦極明。都氏竟不能辨。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誤甚。然文集亦多謬者。有一處上下文皆敍中宗、睿宗事。忽插一句云。玄宗將幸西蜀。豈非笑端。且璟卒於開元二十五年。乃見玄宗幸蜀。此眞不辨菽麥者所妄改。

姚宋後人賢否懸殊

姚崇、宋璟二人皆賢相。而崇尙權譎。璟惟正直。然璟六子皆貪淫荒穢。醜聲狼籍。頹其家門。而崇之子孫多賢者。論者遂謂崇近情。故多福。璟谿刻。故無後。但許善心、隋之忠臣。其子敬宗姦邪。敬宗之曾孫遠。則又死難者也。盧懷慎清正。子奐亦名宦。奕則殉節入忠義傳。而奕之子杞爲元惡巨憝。乃杞子元輔。新忠

義傳又言其少以清行聞。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李義府姦臣也。而其子湛爲中興功臣。新書本傳稱世不以其父惡爲貶。狄仁傑一代純臣。其子景暉居官貪暴。民苦之。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由此觀之。天道難知。人貴自立耳。新贊云。崇善應變。璟善守文。道不同。同歸於治。斯平允之論。且崇嘗薦璟自代。則知兩賢心事。固有殊塗而同歸者矣。

玄宗初政能並用姚、宋。心實樂崇之通。惡璟之介。肅宗卽位鳳翔。玄宗與裴士淹論崇在賊不足滅。璟賣直取名。玄宗心於此盡露。見新姦臣李林甫傳。